

滇東蠻

行還

紀紀

程程

書

校

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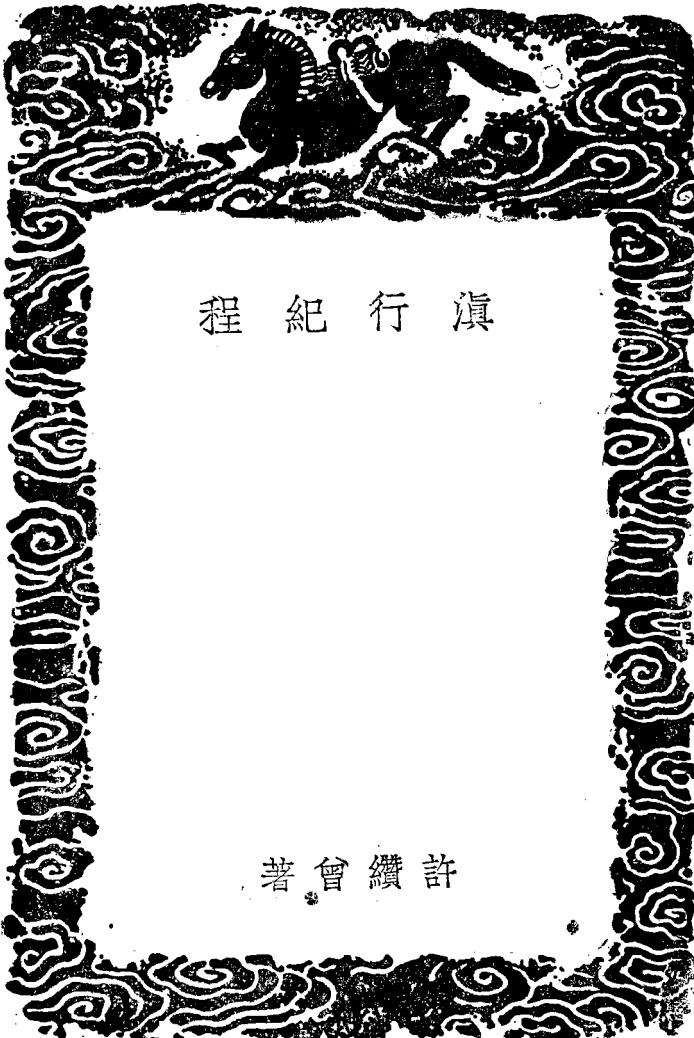
續

校

補

校





滇 行 紀 程

許 纘 曾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滇行紀程及其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 滇行紀程序

人當仕宦之年。堂有老親。陳情得請。其脂轄而還也。凡王程所歷。感覺會心。所可述而誌者。不特東山之  
零雨。南仲之霏雪。與東門祖帳之車幾兩。馬幾匹也。余與鶴沙先生同里同籍。其出處志趣。亦約略相同。  
獨余自癸巳。因母疾請急。下潞河。涉淮泗。望泰山之嵯峨。擊黃河之澎湃。晝夜行三百里。而不及紀。乙未  
以使事入楚。便道省覲。趨漢江。經二別。自武昌順流而東。九江雲物。六代山河。粲然在目。復奪於驛路交  
游而不得紀。至己亥。恩命歸養。其取道與癸巳同。然春秋殊候。緩急異情。渭北江東。在在可紀。而意闊才  
疎。臨毫輒滯。歸當採蘭藝黍之餘。憶向時閱歷。如雲烟過眼。不可復追。爲之三嘆。今先生入滇還里。往來  
各有紀程。其往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有小雅之悱惻焉。其來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有大雅之忠厚焉。  
余讀之。忉忉有動乎其中。而不能已。所謂樂其志趣之同者。非耶。若夫以忠孝之餘閒。極文章之能事。使  
山川險易如掌上。螺文。蘇公海外。子厚柳州。或庶幾焉。余又安敢與先生較同異也。  
康熙癸丑仲夏。年眷弟王廣心題於清峙堂。

# 滇行紀程

清 雲間許纘曾鶴沙著

## 豬婆龍

彭澤縣十里過涇江口鎮。俗云鱗魚嘴。土人言此地每歲有豬婆龍爲害。天寒水涸。輒崩岸壞屋廬。今舊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油物煎熬。龍卽出。舟人切戒之。夏月則不忌也。

## 甘興廟

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有吳甘興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回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訪。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撇空飼之。羣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間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

## 異僧祈雨

澧州守道蘇參議寶言。荆有僧。故江南人。澧境有揭家河。界中苦旱。僧自言能行雨。衆延之祈。數日不効。乃絕食。欲積薪自焚。土人恐。扶之去。僧曰。姑留。得雨卽行矣。土人不可。臨行曰。月望日必雨。我雖去。請留一驗。是日當大雨尺餘。雷始發。必先擊某大樹。方爲我所請。否則非我功也。至十五日。果大雨盈尺。雷果擊此樹。如僧言。衆始神之。雨竟。雷伯電母不能去。或焚牛牢。或燒民舍。轟聲走繞不休。衆大懼。奔至州。復

延此僧遣雷雷乃去。

崔婆泉

過常德府三十里高吾山。山下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張虛白處。

漳江夜月

桃源潼汭舖有勸善寺。寺前漳江夜月。爲桃源八景之一。傳聞江上漁人。常于晦日見水底映月。着意窺之。卽不見。

桃花潭異龜

由桃源山攀蹬而上。至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石壁峭立。洞口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挂絕壁而下瀉。潭中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內有潛龜。身長而窄。鈎吻類鸚鵡。背生鬚尾。帶甲如龍鱗。名曰黃靈。

農家取水

過辰陽船溪驛。此站稍平。溪邊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逸。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圍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縛數節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許。兩筒中間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卽下傾。于其傾處剝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不可用也。其有

潮汐之地似亦可做而爲之

### 凌霄女

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鴉啣火燧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屢見之。故州多火災。

### 江西橋

由沅水驛向西過江西橋。橋長半里。上鋪大板。下有十六洞。每洞基上構木爲屋。列肆貿易。兩旁成市。中爲長街。入楚以來。此橋最爲宏廠。

### 香稻

清浪衛前臨江。後包北山。地勢平行。居民亦稠。其地產香稻。圓實而大。味亦至腴。山中多寒。所莪多晚禾。故滋本深而含實茂。

### 諸葛洞

過鎮遠府。可游者有大石橋。中山寺。中元洞。僧僚精舍。最爲異境。辰沅小舟。至此而止。前去數十里有諸葛洞。內頑石爲梗。通水不通舟。順治初年。洪經略至此。役千夫鑿洞中石。謂此洞一通。便可用舟饋運。直至偏橋。省負擔之勞矣。無如礙石隨鑿隨長。乃罷。土人有運糗糧者。盡去其船之蓬板。牽挽入洞。過偏橋。可達黃平州。其出也。稍不戒。則人船俱沒。

黔米

貴州各屬產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舉爲褒譚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仙蹟

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街。道旁有高真觀。爲張三丰仙師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爲海內靈蹟。三丰祠在平越府城內。有禮斗亭。亭前石池名浴僊。深四五尺許。冬夏不涸。池旁有桂樹。已久枯。有道人來浴池中。以破衲掛樹上。樹復活。天啟元年夏。駐鎮新添司理李若楠請鸞降筆書一詞曰。禮斗亭。禮斗亭。張仙借此作修真。日月懸頭上。風雲過眼塵。茉莉元君。支天聖人。當年曾格我精誠。今朝列仙班。顯化通靈。敢忘了託跡玄津。偶聞父母索吾名。聊借俚言爲鏡。今有石碑存祠中。

竹鬼祠

平越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廟。土人敬祀之。

水西四府

水西安氏素桀驁。爲滇黔大患。本朝乙巳。命帥率師深入其地。討平之。遂置四府。設流官。水西一帶土地。



盡入版籍。安氏之桀者皆就殲。邇來苗民漸染華風。亦猶蜀播之楊氏滅而設遵義。今反爲樂土也。

### 貴陽地勢

自貴陽而上。至威清衛。日加隆聳。右畔青山。尖頂石數點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霞之狀。如畫中之樹。扁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羣峯矗立。白雲千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壘。昔之所稱爲車爲布爲輪爲馬爲牛。皆不足以狀其妙。蓋俯視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備也。

### 苗種

貴陽自阿江哨而上。大道如髮。乃屬漢。其左右高山內。盡爲苗穴。然皆輸糧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苗、黑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卽水西地。威清衛鎮彝舖西南有山黝遠。可望不可卽。曰銅鼓山。昔諸葛南征。獲銅鼓于此。其地亦有農居。仲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蔡家苗、農家苗。皆有頭目。仲苗則屬役于安氏。

### 黔馬

黔中多產良騎。質小而蹄健。登高山若平地。故水西之駿。滇黔多貴之。

### 何福遇仙

順治年間。有何福者。本威清衛人。偶游陰崖。逢二老圍棋。從旁看不休。一老者分半桃食之。福歸家。絕烟火。處分家事。隨上山養真。三十年不食人間一粒粟。不飲人間一勺水。一日道成。康熙年間。忽尸解去。

白水舖

由鎮寧州之安莊衛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士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爲鐘聲一爲鼓聲從右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小而黑極境界之奇矣十五里至白水舖行未里許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攀峯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虹橋橋上瀑布更飄三四折入溪疾度橋下西去過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不息與人云此望水亭泉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卷雪注入百尺綠潭雖天朗氣清而激水瀆濺如行大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蓋在此里人云潭內有水犀風清月皎之時往往出見其龍湫掛處內有水簾洞甚深突不可窮土人多入此洞避兵昔孫可望至此亦見水中有神物乃改瀑布于右澗下役人屣水索之而潭水絕深數日不可竭乃止

老虎

苗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居以防弋獲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爲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綿竹 啞泉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曰旛竿竹圍大如青松僧云六月方抽筍至來春二月方布葉時當九月筍已高四五尺外黃內綠尙未解籜也廟門外有啞泉昔孔明南征軍士誤飲此水皆啞後人封之以石今泉脉閉矣廟後有泉頗甘美謂之磨刀泉絕頂祀順忠王

俗稱小關王廟。廟貌甚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

### 關索嶺考

世俗謂前將軍第三子曰關索。從諸葛丞相南征孟獲。威勛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于此。以其名名嶺。未考何代。敕封義勇英武威烈感應順忠王。考三國志。前將軍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與前將軍俱被害于臨沮。次興爲丞相所器重。任侍中。嘗監軍。有令聞。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陳壽作三國志。深習蜀事。安有前將軍令子且有震世功而失其名者。甚至有丞相不察。投軍自効語。益屬不經。或曰。諸苗謂父爲索。猶言關父。猶岳忠武之稱岳爺爺也。然伏魔大帝與順忠王。鑿然兩廟並峙。則春秋之受羊豕。享王號者。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爲丞相所器重。且監軍。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以震懾諸蠻。理或有之。謝肇淛滇略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庾降都督。隨丞相亮南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漢興侯。時左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未審所據何書。又諸葛元聲滇事紀略云。建興三年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自趙雲。魏延外。如張翼。王平。句扶。及雲長少子關興。卽關索。尤以驍勇前驅。多建奇功。觀此。則從前臆揣。若有符合。又考雲南通志。路南州北亦有關索嶺。以其險峻。必引之以索。而後能度。此又一說也。存之以備討論。

### 西流水

頂站卽永寧州地。穹窿無極。去天不遠。山頂在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奇寒徹骨。州守林

華皖云。此地水西流矣。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里。驛騎倒斃甚多。道傍僵臥。臭穢逼人。諸苗見之。輒解所佩匕首。割肉入懷。喜動顏色。

盤江鐵索橋

盤江水出烏蠻。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底。左右石崖。廉利如劍戟。自昔濟此者。用渡船。行駭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棧于兩岸。貫之以索。憑索曳舟。乃得橫渡。所謂戕戕是也。戕戕即牂牁。故遂以名江。楊慎牂牁即貴池地。其江水迅疾難濟。立兩

棧于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俱用牂牁。無有議建橋者。天啓初。水藺酋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普朱監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先于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丈。有奇。寬亦如之。鎔鐵爲扣。聯扣爲索。索三百餘扣。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綆貫兩岸石窟中。索上橫鋪巨木。蓋以大板石。狃水犀之屬。爲橋鎮者。悉備焉。又以索末所餘十餘丈。盤繞鞏固。費金錢巨萬。起工于崇禎元年正月。落成于三年十一月。此所謂鐵索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鐵索數條。順治十七年。督撫會題。得請發帑重修。飛梁架木。狀若金闔弔橋。康熙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旋修旋圯。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後督工鼎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聳。仍用舊索。縈繞以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遙望空中。樓閣橫亘。江心惜無作圖以記之。

貴西苗九種。種類各別。大約垂髻垢面。言語與黔人不同。以青布帕裹髮。高盤額前。所佩匕首。終其身未嘗解。無絮布。雖大寒亦止披破氈一片。或犬羊之皮。哀廣三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肩。風右至。則披右肩。或掩于胸。或負于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不產稻。唯食苦蕎雜糧。貪悍輕生。跣足走險。易于爲亂。雖饑寒迫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忿激而成也。

### 矇瞎

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粵西稱官曰瞎。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各衙門曰朝廷。噫。矇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譏歟。

### 衣服飲食

苗人多衣草衣。婦人以筒布爲裙。以荷葉包飯。澗水澆而食之。以蘆管漬酒飲之。謂之竿兒酒。呼坐爲歹戴平。雞聲。

### 打牙狃狃

苗種有打牙狃狃。其至尊者。用銀鏤鳩杖。

### 流官 趕場

苗人呼漢官爲流官。甚畏懼之。呼上市爲趕場。

苗錦 金星石 陽山茶 水銀 硃砂

黎平多苗錦。思南有金星石。斲研甚佳。陽山茶絕類松蘿。土產水銀硃砂。

歲臘

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殊怪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賽神打鼓爲戲。

石花

黔靈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觀之。

男女婚匹

女兒未配者。攜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爲號。每晚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淫奔。女人銀釵垂耳。以馬尾爲髻。

同年

安南至新興。所沿路多煤山。然所產不及京師。自關嶺至此。層累而上。絕無平地。凡巖壑左右。苗類甚繁。輿徒力役皆苗也。每輿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均其勞。疾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輾然色喜。不知其何所取義。聞呼踴躍也。

氣候

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萼。臘月間花實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邊城屬邑。瘴癘傷人。未

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斂也。余九月抵任。具詞致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樨並開。以爲甚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 青溪洞

由衛城入境。五里有清溪洞。洞口廣延數丈。再上有臺。石乳下滴成柱。再入則燃炬而行。石床石几備焉。再入里許。旁有石縫。僅容一人。盤屈而升。天然有堂。奧門戶。土人言尙有十餘里。通紫泉洞。然幽祕杳冥。不可入矣。及出。見旁又有一洞。上有石鐘鼓形。宇宙靈奇。無所不有。高山大川之間。若此洞者。又烏可勝紀哉。

### 毒泉碑

嵩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疊疊俱青鐵色。天台萬馬渡不及也。前行有毒泉碑。相傳有奇樹生于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鳩鳥。皆集樹下。泉流其旁。人飲輒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戒焉。





# 滇行紀程續抄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續會陞辭。赴雲南按察司任。由會同館起行。十年正月朔旦。次河南永城。三日。次南宿州。憶辛卯年。續會以史官得請于朝。馳驛省親。道經於此。遇鳴鏑者十騎。白刃相向。急率斲養七人。彎弓力敵。遂殺賊三人。生擒其七。縛至州守。迄今二十年矣。城東蒼老。猶有侈談往事。願而問焉者。追思曩昔。翻爲色變。

蕪湖北岸爲蠓磯。土人云。老蛟蟄焉。繁昌縣二十五里曰蟠子磯。磯上有城。梵宮修竹。鬱然秀麗。相傳明末時。兵書阮大鍼屯兵拒左兵處也。

從馬當山二十里。過小孤山。小孤矗立江心。峯巒聳秀。右爲江西之彭澤。左爲江南之宿松。梵宮琳宇。長松古柏。錯雜相間。長江一奇景也。

黃州起行不數里。遙望對江赤壁。卽東坡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者是也。武昌今武昌縣。非會城。夏口卽今漢口也。查楚乘所載。赤壁慶兵在嘉魚以上。距黃州四百里。非黃州之赤壁。一曰黃州乃赤圻。非赤壁。未知孰是。

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崖卽京山之枝旗。巖足洞空。天然海屋。石浪波疊。僧人支架。度成佛殿。尙有餘巖。覆殿之外。西隅有樹一株。大百圍。生崖中。色幹與石無二。而其枝葉盤引洞外。還蔽殿宇。可數畝蔭所。

謂栲榔木也。殿外東隅有娑羅樹一株，亦大百圍，去娑羅二丈許。又有榔樹一株，大亦適等，其根幹輪困離奇，細葉卷翠，不可名狀。山下石碑刻百丈泉三字，書法甚穠壯，旁款曰劉崙書，而其泉乃在山上。安陸州蓋明世宗潛邸，至今王城故址猶在，踐位後陞承天府，亦設興都留守司，如鳳陽故事。南城雉堞樓閣，一準江陵云。按此郡故爲郢中，楚子自荆遷郢，乃僭王號，其國始大，傳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渡漢都郢以後事也。

漢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嘗被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蔓草，莫識其處。余過三尖山口百頃舖，崇岡陟降，屢屢見虎，夜望虎眼甚綠，一開一合，閃閃如燈，土人諱言虎，謂之山王。自荆門出南城，有關一座，曰虎牢關，五里曰虎牙關，今廢。十五里曰新市舖，關廟巋然高峙，旁有磨刀石碑，記俗謂青龍偃月刀者，留廟後，蓋先主借荆州，漢壽亭侯以前將軍鎮其地，新市之野，則建立壁壘處也。

自荆州至澧州，分兩路，凡乘傳至江陵者，十月至三月，從東路，公安縣接應而遞至澧州，四月至九月，從西路，松滋縣接應而遞至澧州，此湖南更定郵制也。時當夏秋之交，由松滋行至蓮花蕩口，泛小漁舟，打兩槳入蓮花灣，盤繞數十折，總不出蒹葭菱芡中，舟人皆採菱以嬉，久之方出湖，方知此中別有洞天。

凡京師入滇者，由河南南陽府出新野入楚境，歷襄陽荆州而至常德，由秦晉山左入滇者，亦取道南陽。

至常。由西蜀入滇者。陸路一出建昌衛。一出遵義府。若舟行。則下夔門。過江陵。而至常。由吳楚豫章浙。閩入滇者。水路則溯長江。渡洞庭。而至常。陸路則取道漢口。歷京山。孝感。安陸。荊門。而至常。唯百粵與滇黔接壤。或由黔省安籠。或由滇省廣南。俱可直達昆明。由水路出洞庭者。仍溯常而上。蓋常爲京省水陸必由之戶。故宦游賈客入滇黔者。多寓家于此云。

由常德水路至鎮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容二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楸船。容三四人。可泝五谿直達澧水。逆流牽挽。層累而上。計程僅一千二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達。且辰沅一路。不設遞運。故乘傳之使。從陸者居多焉。

由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卽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一路皆山矣。五里至白馬渡。溯流沿山而行。左瞰空江。右挾巖壑。卽道書所稱白馬浪光之天。渡江登嶺。折下平田。五里過桃川舖。渡小溪。折而南。過仙徑亭。乃入桃源山。山之陽有洞曰桃花洞。又曰秦人洞。攀磴而上。至洞口。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瀉潭中行。里許。伏地不復見。又北行三里。與桃花溪合流。出大江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循洞而下。有石橋橫跨兩山。俗謂之遇仙橋。其初駕石懸成。危傾欲墮。歷千百年。不知所始。近世重修。竟失其舊。橋畔多產方竹。虎鬚蒲。黃精等藥。相傳洞門半闔。半啓。近代有中丞郭某者來游。見一童子持香出迎。卽乘雲冉冉去。郭嘆曰。此仙境宜祕。乃壘石扃之。今洞門如故。但有紅籠碧蘚。終古長封。陟山半。有桃川宮萬壽觀。卽邑人黃洞源修真處。有弟子爲辰谿瞿童。童仙去。洞源

東游茅山。復見童謂之曰。吾將蹈東海矣。次日亦羽化。今觀前有摩頂松。爲瞿童沖舉之樹。旁有煉丹臺。臺下有淪鼎池。皆其遺跡。桃川後臨大江之濱。曰桃花溪。斷岸千尺。靈風窅然。爲漁郎鼓棹處。稍上又有纜船舟。卽出大江。爲桃源後洞。洞有門。高不數尺。踞沅江之漑。今前後兩洞盡成孔道矣。或云漁郎卽黃道真。後道成入仙。故此地又名靈仙之府。自陶彭澤桃源行後。唐王右丞劉賓客作桃源詩。皆云雲中雞犬。祕宇靈宅。皆以秦人洞爲仙窟矣。韓蘇又辨而非之。耳目之外。何所不有。並存於人間可也。

辰邑山溪最爲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巘石林立。態色之妙。彷彿太湖。靈壁車馬。都從石罅間行。或高如削壁。或砌如欄塔。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鸞奇鬼。或如樓閣。或如烟雲。種種駭嘆。居民皆藏石塢中。短竹週遭。時見烟升。從風卷散。似輞川圖中北垞意景。至如辰溪。城垣四圍。俱石骨奇聳。謂之五城山。楚威王使將軍莊躡定黔中至此。因山築城是也。城南一帶。則有石屋巉空。臨江數仞。與疾流奔響。互爲吐吞。尤出人耳目之外。

明制萬歷中設偏沅衙門。以撫苗。半年駐沅州。半年駐偏橋關。爲黔楚重鎮。近爲言路建議。割湖南七府并榔靖二州。設湖南巡撫。駐長沙。置藩臬。而偏沅遂廢。舊署之東。舍有古柏。纓絡垂絲。翠色可挹。數百年物也。州治元妙觀中有唐明皇像。冶銅爲之。相傳天寶中上方所頒也。

倒馬坡之巔曰武勝關。土名上馬營。五里穀子舖。十里西場舖。十里至黃絲舖。設腰站。此地俗近苗彝。女

德不戒而黃絲舖爲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

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咸聚。從來談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綫。設黔省總爲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近則黔地漸安。荒蕪漸闢矣。

貴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與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爲界。西屬宣慰。東屬流官。故府西一帶舊稱老苗城。天啓中與守土臣不協。乃招水西酋長安堯臣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啓二年二月初七日叛圍。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援兵至。乃解圍。後朱燮元繼元始平。定議于舊城外。聯築一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于天啓四年。周九里三分。自孫可望由蜀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石爲之。新城乃毀廢。

安順府元爲習安州。明爲安順州。今陞府。城圍九里。闌市宮室皆宏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爲牆壁。石片爲瓦。估人雲集。遠勝貴陽。昔嘗議立省會于此。因秤土輕重不及貴陽。故舍此從彼。今移提督駐此。以鎮盤江。附郭有普定衛。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襟帶三州。其權甚重。故今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安順。威之所懾久矣。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鐵索橋今爲入滇要路。然順治庚子入滇之師。從水西紆道潛度。初不由此橋。道旁有石壁。題曰在德。然

哉然哉。

由普安向沿山麓行。少頃卽上雲南坡。險仄迢遞。將及顛。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爲江滄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庵。又西上爲避陰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南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娥娜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亦資孔。其舖家之婦。當壚招客。其爲桑間濮上。猶黃絲舖也。又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上有石龍古寺。今廢。但存觀音院及關聖殿。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彩徹雲衢。

計江南鎮江府逆流而上。歷全楚。泝沅江。至鎮遠。水勢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鎮遠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坂。十不及二三。及至平彝。望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峯。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尙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程 紀 還 東

著 會 纘 許

本館據龍威祕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東還紀程

## 分水崖

清 許纘曾著

滇洱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割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爲兩界南爲河北爲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魚族類頗多視他水所出更美冬鱒甲于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產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海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中獻寶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世外事不可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歟

## 金蝦蟆

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從地底湧出東泉止闊七八尺長丈餘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鑿龍頭泉從龍口潰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溢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水三潮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至者水中有金蝦蟆時時出游過客見之以爲佳瑞寺對河有湯泉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溫泉也

## 信天翁

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藍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六月廿四年節

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是晚婦女俱豔粧。燃炬照屋。謂之照歲。焜燿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饌。合家歡樂。名爲過年。

黔中溪洞

登鎮遠府東山。歷中和洞、青龍洞。及樓閣諸名勝。兩大洞俱在山顛。其曲穴交穿。不減飛來峯。中和又名中元。洞內祀大士。山在城內。下洞長流。高架虹橋。城分兩岸。離鎮遠三十餘里。有華嚴洞。天然石洞。冰乳倒垂。曲折約深五六丈。內有天生大士。及羅漢獅象形狀。洞臨道旁。觀者燃薪而入。離偏橋三十里。有飛雲巖。巖臨道旁。似洞非洞。其石勢倒垂。宛若萬疊碧雲。舒卷風前。飛騰可愛。巖前峙怪石數峯。峯頭架小亭一二。山下清流俯長橋。橋邊卽月潭古刹也。去清平縣十里許。有雲溪洞。土人號大峯洞。洞深闊約數丈。旁穿小穴甚多。明朗可觀。再委蛇而入。深約八九里。燃薪秉燭方能入。然亦止行里許。其六七里。卽一泓水雲洞天矣。白水河在鎮寧城南。懸崖飛瀑數十仞。雲霧塞其下。真大觀也。再過雞弓背。關索嶺。山勢上下相逢。周百餘里。山頂有關索廟。予前有關索嶺考。今碑碣尙存。普安州鸚哥嘴。石徑峻窄。下臨深澗。再過軟橋。峭高峻。盤登約三十餘里。中有斷澗。澗瀉長流。虹背跨其上。又至狗腸坡。半山盤折。約二十里。

黨壁山在城西南。普安卽古夜郎地也。

餓鬼洞 惡灘

黔中灘洞險惡者極多。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與舟相觸。滾滾直入艙中。多方掩拒。衣被鮮不淋漓矣。惡灘更惡之甚也。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少不戒。輒破碎淪溺。

號石 蝸子花

黔省山罅有號石山谷。多蝸子花。

千卷書

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疊雪。每石不下幾千層。方如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曰千卷書。

藏書室

辰溪縣左岸稍西。有巨石。外貌雄渾。而虛其中。曰鐘鼓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正統中樵父入石室。見書報縣。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無存。邑中有大西山。爲穆天子藏書處。而沅陵之小西亦稱藏異書處。一曰小西卽大西之後門。然實無據。

沉香船

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古人置船于百尺之上。峭壁

之中。此意殊不可解。以愚見測之。前從軍西蜀時。見攻洞者。洞口在懸崖。崖上廣而下削。無策可登。乃製小船。繫以巨索。從崖頂縋而下。與洞相對。乃破之。此地石崖構木。比比而是。若非常年建屋之船。卽後來破屋之船也。今瀘邑亦有牀機巖。巖孔中置一牀一機。牀與機亦載人之具也。請以質之識者。

沉香棺

常德倒水巖。仙蛻石。石皆壁立水濱。透迤高廣。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椁五。舊傳爲沉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縲而上。棺朽。遺蛻尙存。舟人戲以竿撩之。雷輒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留。曩從軍夔門時。有風箱峽者。數仞絕壁。中疊置木匣。如風箱者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較棺形則小。其景象頗相類也。

武陵娘子 高唐神女

辰常之間。人多尙鬼。祭必巫覡。如離騷所載九歌名號。稱神稱鬼。不一而足。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翼然者。比比而是。如蠡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乃大夫之妻。載在府乘。得非謂蘇臺歌舞。沼吳有功。當日黃金鑄像。兼及若耶。丰度耶。大抵千百年後。傳信者少。傳訛者多。如巫山神女廟。今古相傳。盡以爲襄王香豔事。其始也。本于高唐託賦。後世文人墨客。遂從而膾炙之。憶昔分藩西蜀時。親履其地。于荒烟蔓草中。得碑文一通。所謂神女者。乃大禹導江至此。江流不行。神女

所傳九天玄女。

授禹玉篆靈符。及治水六臣。江水乃流。彷彿如桐柏山導淮。鎮支祈故事。明時有都御史某。巡撫

疑

四川奏毀淫祠。神女亦在毀中。有川東道某者。執典籍以爭之。乃復立祠。兵燹之後。僅存基址。然靈爽威嚴赫赫猶在。詳載蜀遊筆記。

### 丹砂井

常德郡北百步。有丹砂井。其泉色赤。武陵廖氏譜云。廖平以丹砂二千斛。置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延齡。抱朴子曰。余祖鴻臚令臨沅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後徙去。子孫多夭。他人居其故宅。復奕世壽考。由是疑其宅井水殊赤。掘得所埋丹砂數十斛。去其井數尺。皆丹砂汁。因泉入井。又云。此海蟾翁煉丹處。有仙人黃泰。常以丹砂置井中。病者取水服之。輒愈。井旁舊有耆壽坊。後人爲府第。

### 善卷山

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于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及楚望、臨啤、仰止、三古亭。旁有白龍井。傳有白龍蟠伏于其內。與山下潭水相通。一名枉渚。其下爲枉渚。卽楚詞所稱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爲善卷先生釣灣。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聳秀。曲渚依流。令人有出塵之想。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曠。直趨洞庭矣。

### 茉莉夫人

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宣鑑和尚。德山參證時。夫人以磨磨麪。供養大衆。其說甚迂誕。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查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卽諸天中有摩利天。所稱鬼子母者。

或云張三丰集有茉莉元君疑卽夫人未知孰是。

白泥窰 楠木神

洞庭湖白泥窰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尺五不得已盪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艫板相軋聲刺刺不休適以風猛甚瞬息而過舟人以爲此乃神窰非風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日者有之篙頭皆綴橫木形如卞字其銳者一入膠泥不能復出過此卽入楠木窰洞庭夾未至夾數里四天陰霾舟行黑風濁浪中舟子驚相耳語剪牲焚楮色甚匆遽初不解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逼舟旁不及一丈而返遙望課船遇之船破賴賈筏得救舟子色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遇暴風晝晦輒出游湖中神首色沉綠如螺髻往來于神木窰之前後左右終古如斯故稱神木云。

海水中高

數年前隨諸大夫之後議築海堤遂得觀于海海水中高而四垂潮來時有黑氣如烟雲者與水相屬先水而至乃憶摩詰潮來天地青一語非奇句乃真境也然海水中高之故未得其理以爲視遠當如此耳乃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始悟地包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河藪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闊處觀其大勢耳或曰地體之圓因何而驗曰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秒遠近不同其理顯然先儒言之詳矣。

君山蜃樓

岳州太守包元辰曰。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十八日。洞庭君山側。見蜃氣。有樓閣、旗旛、人物、牛犢。無一不備。觀者傾國。食頃者再乃散。因著君山蜃樓行。

鐵牛 鐵杵

岳州城門左側。有鐵牛一。蹲踞西望。而張其口。若有吞湖之意。想亦五行尅制之理。與滇省銅牛制水之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鐵杵五。其一較小。不知起于何代。俗稱鐵枷。長八九尺。廣五尺餘。厚尺許。度其輕重。每一杵不下萬觔。形如叉字。其交叉處。廣二尺。中有圓竅。徑一尺。每叉平分四端。端廣尺許。其兩端復有兩竅。大如杯。製度甚工。其一小杵。交叉處無大竅。而旁有小竅四。竟不知何用。強名之曰杵耳。或以爲厭勝辟蛟蜃之類。庶乎近之。不然。得非繫舟之具。古人所以備風濤者耶。

黃花地 悶頭花

由漢江陸路。沿江東北行。時值二月。黃花爛漫。千頃一色。土人謂之黃花地。唯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渡澠口。澠水冬溫。至黃澆鋪。平岡嫩綠。川原如繡。陌上遍生紫花。自根至顛。純花少葉。色如江南諸葛菜。桔梗花。妖冶悅目。數百里內皆有之。是人呼爲悶頭花。近之輒頭悶不止。相戒以爲不可嚮邇。吳人呼爲老鼠花。花幹皆入藥。春月採而藏之。一物之微。而美處異俗。去取相懸。竟至于此。

前川

由黃陂出大南門行。距城百餘步。爲二程先生祠。伊川先生實生于此。祠前濠水曰前川。卽傍花隨柳處也。祠內有聰明池。蛙不鳴。蚊不鼓。旱不涸。後掘土得石龜一。上有八卦。或攜之去。遂不驗。

柏子塔

麻城九龍山柏子塔。唐德宗四年建。塔九級。覆以鐵鑊。鑊旁一柏。盤根而生。每立秋日午。塔無影。

固始蜃氣

固始大山舖。爲吳豫分界。卽古寢邱也。其山又名大別山。又名安陽山。唐兵平蔡。嘗屯其上。上有白龍池。嘗有蜃氣。成人馬樓閣狀。禱雨輒應。大山以東屬霍邱矣。

優曇花

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六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柔條數枝。植小盎中。未幾一株忽茁。數月枝葉宛然。土人以爲異。自滇攜歸。登陟數千里。歷冰雪。餐風雨者。五閱月。竟無恙。喜而記之。

滇南在南交味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外。爲西南靡莫之地。戰國時莊躒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之氣。散爲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十有二。扶桑五色。豔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過。筆不勝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爲靈鷲。水爲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



法。大士化身。靈跡詭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爲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稗穗。俗以爲仙人遺種。余駐跡會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佯置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爲之惘然。居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下歲。亦名娑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精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真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寧州太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寧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蘖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寧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娑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可復見。安寧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枝幹。合之載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蘖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子官州牧。一塵不染。我爲士師。終朝脫粟。其清虛沖澹之氣。與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始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檄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蘖。

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土人驚相誇詡。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舁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幹消凋落。乃易而盎植之。今年春。軋苗怒生。至夏五。驟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 東還紀程續抄

未至沅州二里。有仙人塘。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

沅州西南五十里。爲龍標城。卽唐詩人王昌齡爲尉地也。卽入夜郎境。蓋夜郎甚廣。由沅至黔。皆其地也。由黔陽六十里。至洪江。乃鎮遠。常德。適中之地。五方雜處。井陌成行。賈舶至此。辦買桅纜口糧。俱爲少憩。過辰溪縣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雞犬相聞。榜人估客。俱停舟貿易。舟人曰。從此而下。好山好水。應接不暇矣。又十里。白崖稍下。有石壁一帶。峭立江右。其最高石罅中。多架木爲屋。參差點綴。舟行仰望。縹緲若神仙之居。不知其何從構屋。又何從出入。相傳鼎革時。人民避兵之地。數里上下皆有之。

楠木洞。負山臨水。攀援甚艱。洞門有大石若屏障。而虛其左側。以通出入。相傳昔時避兵其中者。萬計。後失火自焚。鮮有免者。舟稍前。見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洞左有山。形如臥馬。首尾宛然。昔時鄉人相驚。謂馬口食禾。遂擊破其口。今駁落過半矣。

響水崖。石壁連亘。宛然城郭。泉水出其下。其橋洞層次。方圓平直。無一不與人工相肖。壁間有罅。卽構木爲房以補之。明窗蓬戶。危梁飛棟。無異靈山貝宇。海上瓊樓。停橈仰眺。不覺徘徊久之。

古稱五溪者。皆隸辰境。爲辰陽眉目。酉溪。楠溪。武溪。辰溪。雄溪。是也。酉溪在郡西北二十里。小酉山。山下

石穴卽小酉妙華洞。穆天子藏異書處。溪水出焉。合北江而入沅。構溪卽明溪。在郡西北一百里。武溪古作灑溪。在瀘溪縣西一百五十里。辰溪考縣志云。辰溪源出龍門山。歷獨母水。北入辰水。辰水又經縣北。合流縣前之沅水。則辰溪與辰水。早從辰溪縣入沅矣。又考沅陵縣志云。辰水在沅陵縣城東一里。流入沅水。豈辰水在沅陵。不從下流入沅。復逆流一百四十里。會辰溪之水。然後入沅耶。存之以備參考。雄溪源出黎平。至洪江入沅。而辰志不載原委。蓋五溪之水。皆入沅江。故構溪之下十里。曰會溪。取五溪相會之義云。

顧開雍云。黔中郡五溪。辰志闕雄溪不敘。今考靖之會同本。黔中故地所屬。洪江承黎平下流。其爲雄溪。故在焉。辰人以非其所轄。軼之。謬已。

再考沅江一水。爲今滇黔孔道。常德舊志云。源出牂牁。辰志云。源出播州。有議其未確者。且不注經行會合之地。則源委難稽。近考常德新志云。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漢鐔城。今黔陽縣。

以上述水經文。其支從黃平州。由牂牁分支。其說未詳。出諸葛洞。下鎮遠府。爲澗水。又非澗溪。始通舟流。平溪與思州水合。經

洪江。過沅州。與黎平水合。澗水過黔陽城下。與渠水大江合。其流始大。又過江口。與溲水合。又過辰溪。與錦水合。卽麻陽江水。東至瀘

溪。及辰州。與酉水合。又東下壺頭。經怡望。過常德府城南。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漸水。一名澗水。出漢壽。

顧開雍曰。考鎮沅以下。澗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至鐔城。爲沅水。而酈道元

又言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無水卽澗水無陽卽鐔城桑沂始言沅  
鄴析流言無口而皆出于且蘭總一水也不猶濟瀆出王屋山伏名沈見名濟乎或謂其文從黃平州  
者抑未矣。

桃源後洞巨石蹲踞江澚洞門當其中雙扉宛然終古長扃稍前卽桃花溪纜船洲爲漁郎鼓棹處繞行  
三里可至前洞按淵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戰  
國時楚師入滇以來又爲通衢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甚相似或好事者爲之耳記又云旣出處處誌之  
後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則不獨後洞之說杳然難稽卽今所謂前洞也者亦未詳  
何代何人於漁郎迷路之後復表而出之遂致今古名賢詩文盈帙然其地山溪草木自非尋常境界  
故黃洞源瞿柏庭崔婆張虛白輩接踵而出又宋史載建炎初桃花洞大水浮出一石其文曰無爲大  
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言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讀之高古簡奧必非西漢  
以下文字由此觀之避秦人也近于仙矣。

未至常德府十里青泥灣岸有英佑侯廟皆先年商民建立以祀蕭公晏公二神皆江西臨江人生有奇  
相歿後著靈江湖相傳蕭爲水府靈通英佑侯晏爲平浪侯而華容邑乘又稱晏爲近代人有功江淮  
間元時封都督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晏如黃河之祀金龍四大王一入蜀江則舟人報賽者又  
崇祀張樞侯矣。

洞庭夾以東。卽湖之中央。沐日浴月。吞江吐霧。蓋合九江之水。統數千里溪洞諸流。匯爲巨浸。范記稱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已得其梗概。而孟襄陽之涵虛混太清。杜少陵之乾坤日夜浮。二語可謂洗盡塵滓。形容入妙矣。

九江者。沅、漸、酉、澗、辰、沅、澧、瀆、湘。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是也。夏秋水漲時。方八九百里。徑三百餘里。自牛皮灘。至洞庭夾。皆與湖水相連。一望汪洋。浩淼無際。冬春水涸。乃識某洲某墅。僅擇水淺處泊舟。非能藏舟于壑也。

布袋口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蓋洞庭一湖。合九江五瀦之水。奔趨于此。稍下則三湘之水。率西南一帶支流。匯爲東湖。西向入口。與九江水合流過州。至城陵磯。入于泚江。實有括囊之象。其名俚。其義確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宋元豐間。祈禱輒應。封其神爲淵德侯。韓退之亦曰。黃陵廟以祀堯二女。舜二妃。始皇南游至湘山。遇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赭其山。合此數端而論。則洞庭神似娥皇女英矣。而虞初志載洞庭君少女。初與涇陽幼子爲妻。繼嫁儒生柳毅。則洞庭君者。洞庭神也。而近世復有柳侯爲神之說。今之司水部。受羊豕。顏如渥赭。以手加額而立者。志乘祀典。皆不詳其原委。王逸注九歌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乃二妃。未悉何據。并存之以備參考。

新隄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荊州、安陸諸路商

旅雲集井陌成行。余過時。近元夜。老穉少壯。各鬪龍燈於江澚。金鼓喧闐。歌呼竟夜。豐亨之象。可想見焉。

漢口南數里。漢陽府治。東渡江。卽武昌府治。十里之內。置郡者二。蓋上當滇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江之要。故特於此。嚴鎖鑰焉。

商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於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伋爲紹嘉侯。平帝時。改爲宋公。今郭西北二里許。有商王墓。疑卽宋公墓。至道中。避帝諱。改殷爲商。故曰商城。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

周封周公子伯齡於蔣。戰國屬楚。莊王以其地。封孫叔敖之子僑。是爲寢邱。光武時。改爲固始縣。蔣與寢邱。卽其地也。邑治雖彈丸。然流寇播亂時。獨免屠戮。故稱繁庶焉。

淮水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川之褒信。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懷遠。由荆山塗山之中。歷臨淮。五河。盱眙。而匯爲洪澤湖。出清河口入河。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與今之淮河迥異。蓋舊淮故道。傳聞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梁澗。寶應湖。至清水潭。由芒稻河入江。自宋元以來。築高家堰。導淮出清河口。故道久堙。蓋欲借淮流。以距黃河之水。使遵北岸。而引淮水清流。灌入南岸之天妃閘。則淮揚運道。濁河不得入。永無積沙之虞。且淮黃合流。攝沙而行。入海之勢益迅。則海口無淤滯之患。今則河水入淮。淮水不得出天妃口。內河水灌注。清流變成濁流。而安東一帶。又分其東注之勢。至今五險雲梯。入海正道。淤沙漸高。宜乎衝潰屢告也。







書 蠻

校補 校續 譌校

撰 綽 樊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  
珍版叢書琳瑯祕室叢書漸  
西村舍叢刊皆收有此書琳  
瑯本依聚珍本重刻加有校  
勘故據以排印

# 蠻書目錄

卷一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卷二

山川江源第二

卷三

六詔第三

卷四

名類第四

卷五

六險第五

卷六

雲南城鎮第六

卷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卷八

蠻夷風俗第八

卷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卷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第十

臣等謹案蠻書十卷。唐安南從事樊綽撰。新唐書藝文志著於錄。宋史藝文志則有綽所撰雲南志十卷。而不稱蠻書。永樂大典又題作雲南史記。名目錯異。今考司馬光通鑑考異。程大昌禹貢圖。蔡沈書集傳。所引蠻書之文。並與是編相同。則新唐書志爲可信。惟志稱綽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從事。而通鑑載襲實官安南經略使。與綽所記較合。是新書亦失考也。綽成此書。在懿宗咸通初。書中多自稱臣。又稱錄六詔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張守忠進獻。蓋當時嘗以奏御者。交州境接南詔。綽爲幕僚。親見蠻事。故於六詔種族風俗山川道里。及前後措置始末。撰次極詳。實輿志中最古之本。宋祁作新史南蠻傳。司馬光通鑑載南詔事。多採用之。程大昌等復引所述蘭滄江。以證華陽黑水之說。蓋宋時甚重其書。而自明以來。流傳遂絕。雖以博雅如楊

慎亦稱綽所撰。爲有錄無書。則其亡軼固已久矣。今此本因錄入永樂大典。僅存。而文字已多斷爛。不可讀。又世無別本可校。謹以諸書參考旁證。正其訛誤。而姑闕其不可通者。各加案語。疏於下方。蓋爲十卷。仍依新唐書志。題曰蠻書。從其朔也。乾隆三十九年三月。恭校上。



# 蠻書卷第一

##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唐 樊綽撰

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案馬援定交阯。爲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九年。

樊綽失於攷據之誤。去交阯城池四十八日程。漢時城壁尙存。碑銘並在。

苴咩上音斜。下音差切。城。從安南府城至蠻王見坐苴咩城。水陸五十二日程。只計日。無里數。從安南上水。至峰

州。兩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

賁。柵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大中初。悉屬安南管係。其刺史並委首領勾當。大

中八年。經略使苛暴。川洞離心。疆內首領。旋被蠻賊誘引。數處陷在賊中。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管。一

日。從矣符管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

日。至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鄴闌柘東城。一日。案柘東。舊唐書及通鑑。俱作柘東。胡三省云。言開拓東境也。新唐書作柘。从木。與此同。從柘東

節度城。至甯寔館。一日。安甯館。本是漢寧郡城也。從安寧城。至龍和館。一日。至沙雌館。一日。至曲館。一

日。至沙卻館。一日。至求贈館。一日。至雲南驛。一日。至波大驛。一日。至白巖驛。一日。至龍尾城。一日。李謐伐蠻。

於龍尾城。誤陷軍二十萬衆。今爲萬人塚。至陽案陽。新唐書作羊。苴咩城。一日。蠻王從太和城。移在苴咩城。案

文今改正自西川成都府至雲南蠻王府州縣館驛江嶺開塞並里數計二千七百二十里

從府城至雙流縣二江驛四十里至蜀州新津縣三江驛四十里至延貢驛四十里至臨邛驛四十里至

順城驛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驛四十里至名山縣順陽驛四十里至嚴道縣延化驛四十里從延化驛六

十里至管長賁關從奉義驛至雅州界榮經縣南道驛七十五里至漢昌六十里案此句上屬雅州城名

葛店至皮店三十里至黎州潘倉驛五十里至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土驛三十五里過漢源至通望縣本

箕驛四十里去大渡至望星驛四十五里至清溪關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里至達士驛五十里黎州分界

至新安城三十里至善口驛六十里至榮水驛八十里至初裏驛三十五里至臺登城平樂驛四十里縣

今廢至蘇祁驛四十里古至蕪州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三阜山上至沙也城八十里故蕪州大和至儉浪驛八十

里至俄淮嶺七十里下此嶺入雲南界已上三十二驛計一千八百八十里案上文惟三十驛計一千四

並屬西川管差官人將軍專知驛務

雲南蠻界從蕪州俄淮嶺七十里至善口驛三十里至苾驛六十里至會川鎮差蠻三人充鎮五十五里

至目集館七十里至會川有蠻充刺史稱會川都督從目集驛至河子鎮七十里瀘江乘皮船渡瀘水從

河子鎮至末柵館五十里至伽毗館七十里至清渠鋪八十里渡繩橋雲南行記云渠桑驛至藏傍館七十四里至

陽襄館六十里過大嶺險峻極從陽襄至弄棟城七十里本是姚州舊屬西川天寶九載為姚州都督張

乾案乾唐書作虔陀附蠻所陷從弄棟城至外彌蕩八十里從外彌蕩至求贈館案此句下有脫文至雲南城七十里至



波大驛四十里。至渠藍趙館四十里。至龍尾城三十里。從龍尾城至陽苴畔城五十里。以上一十九驛。計一千五十四里。案十九驛共計一千六十九里。與此數亦不符。

南蠻因姚州之後。屬蠻管係。從邕州路至蠻苴畔城。從黔州路至蠻苴畔城。兩地途程。臣未諳委。伏乞

下堂帖。令分析。緣南蠻姦猾。攻劫在心。田桑之餘。便習鬪敵。若不四面征戰。凶惡難悛。所以錄其城鎮

川原。塵躓宸辰。或冀破其蟻聚之衆。永清羌虜之夷。臣披瀝懇忱。無任隕越之至。案此條乃附載陳說之詞。如後世著書之

案語原本誤連正文。遂令文義格碍。今低一格以別之。後做此。

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上有隋初刊記處。云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黃榮領始。益二州石匠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橋閣。通越析州。津州。蓋史萬歲南征。出于此也。越析州。今西河。河東一日程。越析州。諮長故地也。津州。未詳其處。天寶中。鮮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後遂閉絕。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冊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請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度韋皋。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閉石門路。量行館。石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數百尺。惟聞水聲。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閣路。橫闊一步。斜亘三十餘里。半壁架空。欹危虛險。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鑿也。閣外至夔嶺。七日程。直經朱提江。下上躋攀。偃身側足。又有黃蠅。飛蛭。毒蛇。短狐。沙虱之類。石門外第三程。至牛頭山。山有諸葛古城。館臨水。名馬安渡。上源從阿等路。部落遶蒙夔山。又東折與朱提江合。

第五程至生蠻阿部落。第七程至蒙夔嶺。嶺當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積陰凝閉。晝夜不分。從此嶺頭南下八九里。青松白草。川路漸平。第九程至魯望。卽蠻漢兩界。舊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廢城。及邱墓碑闕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過魯望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髮髻。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四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馬。案此句未詳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第九程至制長館。于是始有門關。廊宇。迎候供養之禮。皆漢地。凡從魯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東。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置關。關外三十里。卽蕩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縣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臺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劍南西川節度使。重兵大將鎮焉。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謂之北谷。天寶以前。蕩州柳強鎮也。自入吐蕃。更增修嶮。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谷東南一百三十里。至羅山城。天寶以後。吐蕃新築。非國家舊城。貞元十年十月。西川節度兵馬。與雲南軍。併力破保塞。大定獻俘闕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羅山。置兵固守。邛南驛路。由此遂通。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每中間。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負阻深險。承上莫能攻討。案承上蠻官名。見後文。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邊水左右。總謂之西蠻。邛部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鄧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闊千里。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至五姓。在邛部臺登中間。皆烏蠻也。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東欽兩姓。在北谷。皆白蠻。三姓皆屬夢衝。內受恩賞于

國。外。私。于。吐。蕃。貞。元。七。年。節。度。使。韋。皋。使。嶺。州。刺。史。蘇。隗。殺。夢。衝。因。別。立。大。鬼。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姓。  
部。落。案。此。下。當。有。闕。文。



# 蠻書卷第二

## 山川江源第二

金馬山在柘東城。螺山南二十餘里。高百餘丈。與碧雞山東南西北相對。土俗傳云。昔有金馬。往往出見。山上亦有神祠。從漢界入蠻路。出此山之下。螺山徧地。悉是螺蛤。故以名焉。

碧雞山在昆池西岸上。與柘東城隔水相對。從東來者。岡頭數十里。已見此山。山勢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雞山石。山有洞庭樹。年月久遠。空有餘本。

玷蒼山。案玷書唐作點南自石橋。北抵登川。長一百五十餘里。名爲玷蒼。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城郭邑居。

碁布山底。西面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千餘丈。石稜青蒼。不通人路。冬中有時墮雪。

囊葱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齧山根。土山無樹石。高處不過數十丈。面對賓居。越析山下。有路。從渠斂。趙出登川。

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賸。湯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自永昌之越賸。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賸。湯浪。毒暑酷熱。河賸賈客。在尋傳。羈離未還者。爲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賸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賸絕。絡賸財之名也。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騰充過寶山城。又過金寶城以北。大賧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也。地有瘴毒。河賧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閣羅鳳嘗使領軍將於大賧中築城。管制野蠻。不逾周歲。死者過半。遂罷棄不復往來。其山土肥沃。種瓜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薏苡。無農桑。收此充糧。三面皆占大雪山。其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賧貨易。云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

又有水源。出臺登山。南流過舊州。西南至會州。諾賧與東瀘古諾水也。源出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尋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龍川。犛牛石下。故謂之犛牛河。環邊弄視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卽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大如臂脛。川中氣候常熱。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又東北入戎州界。爲馬湖。至關邊縣門。與朱提江合流。戎門南城入外江。

昆池在柘東城西南百餘里。四十五里。案此四字疑衍文水源從金馬山東北來。柘東城北十數餘里。官路有橋。

渡。此水闊二丈餘。清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爲昆州。因水爲名也。土蠻亦呼名滇池。案今晉寧川中。自有大池在東南。當是滇池。水不可呼池。乃蠻不能別。滇池水亦名東昆池。西南邊山。又西北池流爲河。過安寧城下。亘水東西。有橋三十一。闊長三百餘步。徒行七日程。與瀘水合。

又量水川。在滇池南。兩日程。漢舊黎州也。川中有大池。其水東洩。流處出一石竇。中流水甚廣。石竇甚狹。土蠻云。忽竇空。百姓憂溺。新豐川亦有。大池甚廣。

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東南過聿齋城西。謂之瀨水河。又過順蠻部落。南流過劍川大山之西。蘭滄江南流入海。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卽永昌也。兩岸高險。水迅激。橫亘大竹索爲梁。上布簣。簣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昔諸葛征永昌。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廢城遺跡。及古碑猶存。亦有神祠廟存焉。

又麗水一名祿耳江。

案耳字字書不載

源自邏些城三危山下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又東南過道雙王

道。勿川西過彌諾道立柵。又西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于海。水中有蛟、龍、鰐魚、烏鰂魚。又有水獸似牛。游泳則波濤沸湧。狀如海潮。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蓋此是也。或云源當是大月河。恐非也。

又彌諾江在麗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羅門國。南流過汕啞直川。又東南至兜彌伽木柵。分流遶柵居沙灘。南北一百里。東西六十里。合流正東過彌臣國。南入于海。





# 蠻書卷第二

## 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蓋白巖城時。傍及劍川矣。羅識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闍羅鳳攻石和。亦八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妻闍羅鳳。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時傍母歸義女。其女復妻闍羅鳳。據其文。則此妻字上。應有其女復三字。蓋原本脫誤。初畔羅皮既敗。時

傍入居遼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爲闍羅鳳所猜。遂遷居白崖城。及劍川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

案原本。川都督上脫神字。今據新唐書增入。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爲詔。謀洩。時傍被殺害。羅識此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羅些二

城。案此條雖不標詔名。據上文。則時傍及羅識亦在詔數也。

蒙蕩一詔最大。初蕩輔首卒。案補原本作轉。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無子。源羅子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

意。推恩啗利。源衆歸焉。居數月。俘照源及源羅子。遂并其地。

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案張原本作帳。今從新唐

書南詔傳改正。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衝之妻。遂陰害波衝。劍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

諸部落。以地并於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提攜家衆。走降鐸鞘。案鐸鞘乃兵器。據後物產篇內。有越析詔于

字上。當有天字。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于贈部落。亦名楊墮。居河之東。

北後蒙歸義隔瀘城臨逼于贈再戰皆敗長男開羅鳳自請將兵仍擊破楊墮于贈投瀘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并得鐸鞘

四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咩兄弟俱在浪穹後豐咩襲遼賧居之由是各爲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劍川故盛稱劍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羅矣羅君立案新唐書南詔條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與此不同疑此文有脫誤貞元十年南詔擊破劍川俘矣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遼賧施浪總謂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

五遼賧一詔也主豐咩初襲遼賧御史李知古案李原本作爲今據新唐書改正領詔出問罪卽日伏辜其子咩羅皮後爲遼賧州刺史與蒙歸義同伐靜河蠻遂分據大釐城咩羅皮乃歸義之甥也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奪之咩羅皮復入遼賧卽與浪穹施浪兩詔援兵伐歸義于時旣剋大釐築龍口城歸義聞三浪兵至率衆拒戰三浪大敗追奔過遼賧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咩羅皮從此退居野共川咩羅皮卒子皮羅遼立皮羅遼卒子遼羅顛立遼羅顛卒子顛之託立案顛之託新唐書作顛文託南詔旣破劍川收野共俘顛之託徒永昌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開羅鳳據石和城俘施各皮而望欠援絕後與豐咩咩羅皮同伐蒙歸義又皆敗潰退保矣苴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脅其部落無幾施望欠衆潰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聞歸義又軍於蘭滄江東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遺南以色稱卻遣使求致遺南於歸義許之望欠遂渡蘭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千當矣。直和城初敗之時，北走吐蕃，吐蕃立爲詔，歸於劍川，爲衆數萬，望千生千傍，傍生傍羅顛。南詔旣破劍川，盡獲施浪部落，傍羅顛脫身走瀘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羅顛矣。識劍川矣。羅識也。案：識，卽前所稱子孫。在蕃中，詔八詔之閒，則以當第七詔也。

案：望千雖不標詔名，而列於六詔。

八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皋，自言本

永昌沙壺之源也。南詔八代祖舍龍，生龍獨羅，亦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

賞錦袍錦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炎生盛邏皮，盛邏皮生閣羅鳳。案：唐書盛邏皮下，尙有皮，當天后時，

邏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邏皮。邏盛炎聞而喜曰：吾且有子承繼，身到漢地，死無憾矣。旣至謁

見大蒙恩獎，勅鴻臚安置，賜錦袍金帶，繒綵數百匹，歸本國。開元初卒，其子盛邏皮立。朝廷授特進臺登

郡王。知沙壺州刺史，長男閣羅鳳授特進，兼楊瓜州刺史。次男成節度，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東刺史。次

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閣未有子。案：唐書炎，閣爲邏盛，炎長子盛邏皮之兄。養閣羅鳳爲子，閣羅鳳復歸蒙畔，故名承炎。閣

後亦不改。天寶四載，閣羅鳳長男鳳伽異入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案：唐書蒙歸義，卽皮，羅鳳立。朝廷册襲雲南王矣。伽異大卿，兼楊瓜州刺史。閣羅鳳攻石橋城，擒施谷皮，討越析，梟于贈西開

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陁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中原隔絕。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

和城碑，及表疏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閣羅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

立。生尋夢湊，一名閣勸，異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儀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檄，寄西川節度使

章臬章臬蒼牟尋書申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案此五字原本脫據唐書補入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歎許其歸化節度恭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案唐書作巡官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牟尋盟於玷蒼山下誓文四本內一本進獻一本異牟尋置於玷蒼山下神祠石函內一本納於祖父等廟一本置府庫中以示子孫不令背逆不令侵掠

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尙書蔡襲意旨令書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並書牒繫於車弩上飛入賊營臣切覽牟尋誓文立盟極切今南蠻子孫違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容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續俟寫錄真本進上案異牟尋誓文今附卷末而此云待訪覓續寫者蓋其初作此篇時尙未得誓文故所言如此其後訪覓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遂前後互異其說耳

# 蠻書卷第四

## 名類第四

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風俗名爨也。初爨歸王爲南寧川都督，理石城，襲殺蓋騁蓋啓父子。案原本訛作孟軻孟啓，今據新唐書改正。遂有升麻川，歸王兄摩泚泚生崇道理曲輓川，爲兩爨大鬼主。崇道弟日進，用在安寧城，及章仇兼瓊開步頭路，方於安寧築城，羣蠻騷動，陷殺築城使者。元宗遣使勅雲南王蒙歸義討之。歸義師次波州，而歸王及崇道兄弟爨彥璋等千餘人詣軍門拜謝，請奏雪前事。歸義露章上聞，往返二十五日，詔書下一切釋罪，無何崇道殺日進，又陰害歸王。歸王妻阿姪，烏蠻女也，走投父母，稱兵相持，諸蠻豪亂。阿姪私遣使詣烏蒙舍川求投，歸義即日抗疏奏聞。阿姪男守偶，案守偶新唐書作守隅。遂代歸王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輔朝。崇道內懷忿惋，外示和平，猶與守偶母子日相攻伐。阿姪又訴於歸義，與師問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輓川潰散。崇道南走黎川，歸義盡俘其家族羽黨，并殺輔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蠻由是離弱。及歸義卒，子閣羅鳳立，守偶并妻歸河賧。案河賧原本作阿體，今從唐書改正。從此與皇化隔絕。阿姪自爲烏蠻部落王，從京師朝參，大蒙恩賞。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脇西爨，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

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後自由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日用子孫。今立在永昌城界內。烏蠻種類。稍稍復振。後徙居西爨故地。今與南詔爲婚姻之家。

南蠻去安峰州。林西原界。二十二日程。

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爲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罪在都護失招討之職。乖經略之任。臣於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尙書蔡襲手示。密委臣單騎。及健步二十以下人。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蠻賊將揚秉忠。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悉是烏蠻賊人。同迎言辭狡詐。臣卻迴。一一白於都護王寬。寬自是不明。都無遠慮。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迴。苟求朝獎。致令臣本使蔡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王寬之過。案此條原本文多訛脫。今據通鑑攷異所引蠻書原文訂正。攷異又云。蔡襲將兵代寬。寬爲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迴。令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迴。上少蔡京二字。蓋蔡京時爲嶺南四道節

度貧儒敗事。故攷異云然。

獨錦蠻。烏蠻苗裔也。在秦藏南。去安寧兩日程。天寶中爲歸州刺史。案歸州原本作歸州。今據新唐書改正。其族多姓李。異

牟尋母。獨錦蠻之女也。牟尋之姑。亦嫁獨錦蠻。獨錦蠻之女。爲牟尋妻。有子委負。貞元十年。爲大將軍。

在勃弄棟川爲城。貞元十年。以尙書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內給事俱文珍。劉幽巖。入雲南。持節冊

南詔異牟尋。爲雲南王。爲西南之藩屏。牟尋男閣勸。已後繼爲王。案貞元十年。以尙書云云。至後繼爲王

推之疑爲八詔。蒙舍條下之文。當在不令侵掠。旬後錯簡於此。

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爲褒州。嘗有部落。首領爲刺史。有誤毆殺司戶者。爲府城論罪。遂卒家衆。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有爲刺史者。誤殺其參軍。率族北走。據其後分散在磨些江側。並劍共諸川。悉有之。餘部落不去。當天寶中。姚州刺史張乾陁守城拒戰。陷死殆盡。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破掠吐蕃城邑。收獲弄棟城。遷於永昌之城。

青蛉蠻亦白蠻苗裔也。本青蛉縣部落。天寶中。蕪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子。弟相率南奔河賧。開羅鳳。厚待之。貞元年中。南詔清平官尹輔曾尹寬求案唐書作尹仇寬皆其人也。衣服言語與蒙舍略同。

裳人本漢人也。部落在鐵橋北。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後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餘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領兵攻破吐蕃鐵橋節度城。獲裳人數千戶。卽移於雲南東北諸川。今鐵橋城爲南蠻所據。差大將軍爲城使。

長禪蠻本烏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其本俗皆衣長禪曳地。更無衣服。惟牛羊皮。南詔旣破劍浪。遂遷其部落。與施順諸蠻居養給之。

河蠻本西洱河人。今呼爲河蠻。故城當六詔皆在。而河蠻自固洱河城邑。開元已前。嘗有首領入朝本州。刺史受賞而歸者。及南詔蒙歸義攻拔大城。河蠻遂進遷化。皆羈制於浪詔。貞元十年。浪詔破敗。復徙於雲南東北柘東以居。柘東城去安南城三十九日程。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池城。案通鑑本作通。今據通鑑攷異。河蠻在蘇歷舊城置營。案蘇歷原本作蘇歷。今從通鑑攷異改正。及分布賊衆。在籐筏。士僅二千餘人。

施蠻。本烏蠻種族也。鐵橋西北。大施體施賤斂尋。皆其所居之地。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施蠻居大施賤斂尋賤此文疑有誤男以繪布

爲縵襠袴。婦人從頂橫分其髮。當額并頂後各爲一髻。男女絡身并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僞

封爲王。貞元十年。案原本祇作貞元年。據新唐書乃貞元十年事。今補入。南詔攻城邑。虜其王尋羅并宗族。置於蒙舍城。養給之。

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旣失遼川浪穹。退而逼奪劍共。由是遷

居鐵橋已上。其地名劍羌。在斂尋賤西北西百里。男女風俗與施蠻略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貞元十

年。南詔異牟尋虜其王傍彌潛宗族。置於雲南白巖。養給之。其施蠻部落百姓。則散隸東北諸川。

磨蠻。亦烏蠻種類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卽有羊

羣。終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飲酒歌舞。此種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詔旣襲破鐵橋及昆池等

諸城。凡虜獲萬戶。盡分隸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爲婚姻家。又與越析詔姻婭。

撲子蠻。勇悍矯捷。以青婆羅段爲通身袴。善用白篔簹竹。深林閒射飛鼠。發無不中。部落首領謂酋爲上。無

食器。以芭蕉葉藉之。開南銀生永昌尋傳四處皆有。鐵橋西北邊延蘭滄江亦有部落。臣本使蔡襲咸通

四年正月三日。陣面上生擒得撲子蠻拷問之。並不語。截其腕。亦不聲。安南子城虞候梁軻云。是撲子蠻。

今梁軻見在賊中。僭稱朱鳶縣令。其梁軻始由再賓任使。案再賓二字未詳。前後三度到蠻王處通好。結構禍胎。

尋傳蠻。閣羅鳳所討定也。俗無絲繇布帛。披波羅皮。跣足可以踐履。榛棘持弓挾矢射豪豬。案豪字原本作蒙。今據新



唐書南詔傳改正

生食其肉。取其兩牙。雙插髻傍爲飾。又條豬皮以繫腰。每戰鬪。卽以籠子籠頭。如兜鍪狀。臣本使蔡襲。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小槍鏢得一百餘人。臣本使蔡襲問梁軻。見有竹籠頭。豬皮繫腰。遂說尋傳蠻本末。江西將軍士。取此蠻肉爲爨。

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爲窠穴。謂之爲野蠻。開羅鳳既定。尋傳而令野蠻散居山谷。其蠻不戰自調。

伏集戰自召之。

案二語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其男女遍滿山野。亦無君長。作搗欄舍屋。

案搗說文。集韻並音劫。音騰。亂也。搗也。

多女少男。

無農田。無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一丈夫。盡日持弓。不下搗欄。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其妻入山林採拾蟲魚菜螺蜆等。歸啖食之。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爲羣隊。當陣面上。如有不前。衝前監陣正蠻。旋刃其後。

望苴子蠻。在蘭滄江以西。是盛羅皮所討定也。矯捷善於馬上。用槍鏢。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纔蔽胸。

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馳突若飛。其婦人亦如此。南詔及諸城鎮。大將出兵。則望苴子爲前。

驅。咸通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蔡襲城上。以車弩射得望苴子二百人。馬三十餘匹。二月七日城陷。及臣本

使蔡襲。在左膊中箭。元從已盡。臣右腕中箭。攜印浮水渡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健。約四百餘人。案此句原

脫荆南二字。又岳字說作兵字。今從通鑑改正。

攜陌刀騎馬。突到城東水際。荆南都虞候元惟德。管都頭譚可言。江西軍判官傳

門。謂將士曰。諸兒郎等。水次無船。入水必死。與諸兄弟。每一箇人。殺得兩蠻賊。我輩亦得便宜。遂相率入

東羅城。擁門裏。一邊排長刀。一邊排長馬。突其蠻賊。從城外水次。騎馬入門。悉無備敵。臣見僧无碍說云。

案此句原本作臣見僧元得今考通鑑攷異有引樊綽所說此日午前旋殺賊并馬僅二三千賊馬三百僧无礙之文知得礙字形相近而无又訛爲元耳謹改正

來匹蠻賊楊思縉

案唐書作思縉誤

在子城內一更時始知出救翌日以馬肉分俵十二營賊衆

望蠻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其人長排持稍前往無敵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鏃傅毒藥所中人立斃婦人亦跳足以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巴齒真珠斜絡其身數十道有夫者豎分兩髻無夫者頂爲一髻其地宜沙牛亦大於諸處牛角長四尺已來婦人惟嗜乳酪肥白俗好遨遊

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脚蠻繡面蠻並在永昌開南

案開南新唐書作開南與此異

雜類種也黑齒蠻以漆漆其齒金

齒蠻以金鏤片裹其齒有事出見人則以此爲飾食則去之皆當頂爲一髻以青布爲通身袴又斜披青

布條

案此處脫銀齒蠻一條

繡脚蠻則於踝上排下周匝刻其膚爲文彩衣以緋布以青色爲飾繡面蠻初生後出

月以針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僧者

案僧者亦蠻部之名此下當有脫文

悉屬西安城皆爲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

穿鼻蠻長髮蠻棟峰蠻其蠻並在柘東南生雜類也穿鼻蠻部落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頰若是

君長卽以絲繩繫其環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以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令透出鼻孔中長髮蠻部

落棟峰蠻部落髮黑而長當額前爲一長髻下過臍每行卽以物撐起若是君長卽使兩女人前各持一

物兩邊撐其髻乃行今亦爲南詔所總攻戰卽點之

茫蠻部落並是開南雜種也茫是其君之號蠻呼茫詔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以至鳳藍茸以次茫天連

以次茫吐彥又有大賤茫昌茫盛恐茫鮮茫案蘇新唐書作鮮施茫皆其類也樓居無城郭或漆齒皆衣青布袴

藤蔑纏腰。紅繒布纏髻。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義象以耕田。仍燒其糞。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攻其族類。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蠻於安南蘇歷江岸聚二三千人隊。

粟粟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茫部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丈夫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東有白蠻。丈夫婦人以白繒爲衣。下不過膝。夢蠻主苴夢衝。案苴原本作首。今從唐書改正。開元末嘗受恩賜於國。

而暮年又私於吐蕃。貞元七年。西川節度使韋皋遣瀾州刺史蘇隄。案唐書蘇隄就殺夢衝。因別立鬼主。以總

其部落。共推爲蠻長。貞元中。船持爲都大鬼主。其時夢衝及驃傍皆卑事之。亦呼爲東蠻。

豐巴蠻。案豐巴唐書作豐琶。本出瀾州百姓。兩林南二百里而居焉。豐巴部落。貞元中大鬼主驃傍阿諾兩姓。乃諸

蠻部落。皆爲豐巴部落。心長向國。案此一段文有脫誤。

崇魔蠻。去安南管内林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養牛馬。比年與漢博易。自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令人將鹽往林西原。博牛馬。每一頭匹。只許鹽一斗。因此隔絕。不將牛馬來。

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爲境上戍卒。每年亦納賦稅。自大中八年。被

峰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案與李涿三字原本作與涿。今據通鑑改正。不要味真登州境上

防遏。案味原本作來。今據通鑑改正。其由獨兄弟所不禁。被蠻柘東節使與書信。案書信原本作善信。今據通鑑改正。

將外甥嫁與李由獨小男。補柘東押衙。自此之後。七綰洞悉爲蠻收管。臣於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入賊重

圍。因見柘東蠻判官楊忠義。背後領八箇蠻。持弓槍。臣因問賊帥朱道古。根源切以桃花人。今亦呼桃花蠻也。本安南林西原。七縮洞左右側居人。披羊皮。或披氈。前梳髻。雖拘於蠻。心皆向唐化。咸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僅五六千人。安南城西角下營。蠻賊楊思縉。委羅伏州扶邪縣令麻光高部領之。案光高原本領之。文知先字當作光字。謹改正。

# 蠻書卷第五

## 六險第五

險者州之名號也。韋齊休雲南行記有十險字作此險字。案險字原本誤作險。今從一統志改正。又韋齊休雲南行記七字原本誤作大。今亦改正。

大和陽苴咩。謂之陽險。大釐謂之史險。遼川謂之賤險。蒙舍謂之蒙舍險。白崖謂之勃弄險。案標題稱六

有六險之文。此所別乃止五險。疑後龍口一城。當亦爲一險。係傳寫誤脫一句也。雲南、柘東、永昌、寧北、鎮西、及開南、銀生等七城。則有大軍將領

之。亦稱節度。貞元十年。掠吐蕃鐵橋城。今稱鐵橋節度。其餘鎮皆分隸焉。案自雲南柘東至皆分隸焉。五

第六篇雲南城鎮條下之文錯簡於此。

大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本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大和城。後數月。又

襲破苴咩盛羅皮。取大釐城。仍築龍口城爲保障。閣羅鳳多由大和、大釐、遼川來往。蒙歸義男等初立大

和城。以爲不安。遂改剏陽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陽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爲之。高丈餘。連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牌。閣羅鳳清平官

王蠻利之文。案舊唐書閣羅鳳得西瀘令鄧回甚愛重之。更名蠻利。後爲清平官。此云王蠻利者。疑卽其人也。論阻絕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龍口城。閣羅鳳所築。綦抱玷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

西永昌路。向東白崖城路。

大釐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盛羅皮多在此城。并陽苴咩。并遼

川今並南詔往來所居也。家室共守五處如一。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清涼。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陽苴咩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又有街道。高二丈餘。整以青石爲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門相對。太和來往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勝。并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卽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迴七里。水深數丈。魚鼈悉有。

遼川城。舊遼川也。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初望父部落居之。後浪穹詔豐咩襲而奪之。豐咩孫鐸望與南詔戰敗。退保劍川。南遂有城。城依山足。東距瀘水。北有泥沙。自閣羅鳳及異牟尋皆填固增修。最爲名邑。東北有史郎川。又東祿諾品川。又北俄坤。

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爲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巒詔。卽楊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氣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迴數十里。多魚及蓼芡之屬。川中水。東南與勃弄川合流。南有籠磨些川。凡遼川河。蒙舍謂之川。然邑落人衆。蔬果水蔭之味。則蒙舍爲尤殷。

渠斂趙。本河東州也。西巖有石和城。烏蠻謂之土山。坡陀者。謂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樹夾道爲交流。村邑連薨。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因

以名州焉。東北至毛郎川。又東北至賓居湯。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詔故地也。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寶中附于忠城陽等五州之城也。依山爲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環流。惟開南北兩門。南隅是舊城。周迴二里。東北隅新城。大歷七年。閣羅鳳新築也。周迴四里。城北門外有慈竹。藁大如人脛。高百尺餘。城內有閣羅鳳所造大廳。修廊曲廡。廳後院橙枳青翠。俯臨北塘。舊城內有池。方三百餘步。池中有樓舍。云貯甲仗。川東西二十餘里。南北百餘里。清平官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蠻子城。閣羅鳳庶弟誠節母子舊居也。正南去開南城十一日程。





# 蠻書卷第六

## 雲南城鎮第六

雲南城。天寶中。閣羅鳳所規置也。嘗爲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卽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險賤。亦名清字川。嘗爲波州。大池遶山。長二十餘里。波州廢地。在池東南隅。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雲南東。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驛。舊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驛。有大覽賤。小覽賤。漢舊覽州也。

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迴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管雜蠻數部落。悉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城漢舊昆川。故謂昆池。東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莊躡故城。城之東十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故地也。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順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又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

晉寧州。漢滇河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八十里。晉平川。幅員數百里。西爨王墓。纍纍相望。石城川。味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郎州。開元初。改爲南寧州。州城卽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所

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蠻爲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搯柱。案新唐書謂諸葛亮碑在拓東城，與此不合。蓋唐書之誤。臣今春見安南兵馬使郭延宗曾奉使至柘東，停住一月日，館穀勤厚，贈遺不輕。案以上五句與上下文不相屬，疑亦錯簡在此。又有夔鹿弄川，漢同勞縣故地也。案舊唐書地理志：邕州有同勞縣，同勞疑卽同樂之誤。在龍河，遇川南百餘里。

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寧州新豐縣故城也。廢城牆塹猶在。大小石城川同。

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輓川，漢南州同起縣也。

安寧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通海鎮，去安寧西第三程，至龍封驛，驛前臨瘴川，去柘東城

八日程。漢俞元縣故地也。量水川。案舊唐書地理志：黎州有梁水，縣量水蓋卽梁水轉音之訛。漢舊黎州，今吐蕃呼爲量水川。通海城

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賈勇步入真登

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龍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國矣。

寧北城，在漢牒榆縣之東境也。本無城池，今以浪人詔矣。羅君舊宅爲理所，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虺川。

又北有橫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卽至鐵橋城。北九賧川，又西北有羅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

至侑彌潛城，西有鹽井，鹽井西有斂尋城，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賈城，又西北至

弄視川。

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

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爲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傳竟長禪。

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諱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蕩城六十日程。廣蕩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卽下馬趨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傳呼爲要鎮。正南過唐封川。至茫天連。自蘭滄江已西。越賧撲子。其種並是望苴子。俗向勇力。士又多馬。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罷柘俞城。閣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西居其一。又雜種有金齒、漆齒、銀齒、繡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譯四譯。言語乃與河賧相通。

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有通鏡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東至送江川。南至叩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閣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爲貴貨。撲子長鬚等數十種蠻。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茫乃道并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崑崙國三日程。中閒又管模迦、羅于、泥

禮、強子等族類五部落。

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傍。藤巒。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昇江。藤灣城。南至磨些樂城。西南有羅君尋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川直南過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拔熬河。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里眉羅。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有寶山城。又西渡麗水。至金寶城。眉羅。苴西南。有金生城。從金寶城北。牟郎城。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西北至廣蕩城。接吐蕃界。北對雪山。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麗水渡而南。至祁鮮山。山西有神龍河。柵。祁鮮已西。卽裸形蠻也。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諸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不親視事。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彌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脚。繡面。彫題。僧耆等。十餘部落。

# 蠻書卷第七

## 雲南管内物產第七

從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叮嚀。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穫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卽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小麥卽於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其小麥麩軟泥少味。大麥多以爲麩。別無他用。醞酒以稻米爲麴者。酒味酸敗。每耕田用三尺犂。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個人前牽牛。一個人持按犂轅。一個人乘耒。蠻治山田。殊爲精好。悉被城鎮蠻將。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如監守蠻。乞酒飯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個人。佃疆畛。連延或三十里。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收刈已畢。官蠻據個人家口數。日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

蠻地無桑。悉養柘蠶。遶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三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爲紡絲綾。亦織爲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爲上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爲衣服。其絹極纒。原細入色。案原細二字未詳製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亦有刺繡。蠻王并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南蠻呼大蟲爲波羅密俗不解織綾羅。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

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組織爲方幅，裁之籠頭。男子、婦女通服之。驃國、彌臣、諾悉諾，皆披羅段。

其鹽出處甚多。煎煮則少。安寧城中皆石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勸百姓自煎。天寶八載，元宗委特進何履光統領十道兵馬，從安南進軍伐蠻國，十載已收復安寧城，并馬援銅柱。本定疆界，在安寧去交阯四十八日程。安寧郡也。何履光本是邕管貴州人，舊嘗任交容、廣三州節度。天寶十五載，方收蠻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屬安祿山造逆，奉元宗詔旨，將兵赴西川，遂寢其收復。案此條乃敘次鹽井所在，其天下語意不相屬，疑亦他處之文，因安寧城而錯誤在此。升麻通海已來，諸蠻皆食安寧井鹽，唯有覽賤城內郎井鹽，潔白味美，惟

南詔一家所食，取足外，輒移竈，緘閉其井。瀘南有美井鹽，河賤、白崖、雲南已來供食。昆明城有大鹽池，比陷吐蕃，蕃中不解煮法，以鹹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卽於炭上掠取鹽也。貞元十年春，南詔收昆明城，今鹽池屬南詔。蠻官煮之，如漢法也。東蠻磨些蠻，諸蕃部落共食龍怯河水，中有鹽井兩所，斂尋東南有傍彌潛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諱溺井、劍川有細諾、鄧井、麗水城有羅苴井。長傍諸山皆有鹽井。當土諸蠻自食，無權稅。蠻法煮鹽，咸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卽以顆計之。

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採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

荔枝、檳榔、訶黎勒、椰子、枕榔等諸樹，永昌、麗水、長傍、金山並有之。

甘橋、大蘆城有之。其味酸，寧賤有橋，大如覆杯。案橋疑橋字之訛。

麗水城。又出波羅蜜果。大者若漢城甜瓜。引蔓如蘿蔔。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蓮房子處。割之色微紅。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卽思難也。南蠻以此果爲珍好。祿耳江左右亦有波羅蜜果。樹高數十丈。大數圍。生子味極酸。蒙舍永昌亦有此果。大如甜瓜。小者似橙。柚割食不酸。卽無香味。土俗或呼爲長傍果。或呼爲思漏果。亦呼思難果。其次有雄黃。蒙舍川所出。

青木香。永昌出。其山多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日程。

漢歌諾木。麗水山谷出。大者如臂。小者如三指。割之色如黃蘗。土人及賧蠻皆寸截之。丈夫婦女久患腰脚者。浸酒服之。立見效驗。

藤。藤生永昌河。緣彼處無竹。根以藤漬。經數月。色光赤。彼土尙之。案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訛脫。

孟灘竹。長傍出。其竹節度三尺。柔細可爲索。亦以皮爲麻。

野桑木。永昌巴西諸山谷有之。生於石上。及時月。擇可爲弓材者。先截其上。然後中割之。兩向屈令至地。候木性定。斷取爲弓。不施筋漆。而勁利過於筋弓。蠻中謂之臙弓者是也。案新唐書南詔傳作臙弓。

生金。出金山。及長傍諸山。藤充北金寶山。土人取法。春冬閒。先於山上掘坑。深丈餘。闊數十步。夏月水潦降時。添其泥土入坑。卽於添土之所。沙石中披揀。有得片塊。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兩五兩。價貴於麩金數倍。然以蠻法嚴峻。納官十分之七八。其餘許歸私。如不輸官。許遞相告。麩金出麗水。盛沙淘汰取之。沙賧法。男女犯罪。多送麗水淘金。長傍川界。三面山並出金。部落百姓悉納金。無別稅役征徭。

銀會同川銀山出錫。瑟瑟山中出。禁戢甚嚴。

琥珀。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掘之。去松林甚遠。片塊大重二十餘觔。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進獻一塊。大者重二十六觔。當日以爲罕有也。

馬出越賧川。東面一帶崗。西向地勢漸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初生如羊羔。一年後。紐莎爲攏頭。糜繫之。三年內飼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本種多驄。故代稱越賧驄。近年以白爲良。藤充及申賧亦出馬。次賧滇池尤佳。東爨烏蠻中亦有馬。比於越賧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櫪。唯陽苴畔及大釐登川各有槽櫪。餵馬數百匹。

犀出越賧高麗。其人以陷窳取之。每殺之時。天雨震雷暴作。尋傳川界。殼弄川界亦出犀皮。蠻排甲并馬統備。案新唐書作統倫馬騎甲仗多用犀革。亦雜用牛皮。負排羅苴已下。未得繫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爲佉苴皆

朱漆之。

大蟲。南詔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愛。云大蟲在高山窮谷者則佳。如在平川。文淺不任用。麝香出永昌及南詔諸山。土人皆以交易貨幣。

沙牛。雲南及西爨故地。並只生沙牛。俱緣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犢子。天寶中一家便有數十頭。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爲羣。彌諾江巴西出犛牛。開南巴南養處大於水牛。一家數頭。養之代牛耕也。



鹿傍西洱沙諸山皆有鹿。龍尾城東北息龍山。南詔養鹿處。要則取之。覽賤有織和川。及鹿川。龍足鹿。白盡三十五十羣行齧草。

鯽魚。蒙舍池。鯽魚大者重五觔。西洱河。及昆河之南。接滇池。冬月魚。雁。鴨。丰。雉。水。扎。鳥。遍於野中水際。大雞。永昌雲南出。重十餘觔。背距勁利。能取鷓。鵠。鸚。鵝。鳧。鴝。鶩。鴿。鴿。之類。

象。開南。巴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

豬。羊。貓。犬。騾。驢。豹。兔。免。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但食之與中土稍異。蠻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喫之。

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鐸鞘。狀如刀戟殘刃。積年埋在高土中。亦有孔穴。傍透。

朱筴。出麗水。裝以金穹鐵蕩。所指無不洞也。南詔尤所寶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祿婆摩求。二曰虧雲。

孚。三曰鐸茸。四曰鐸摩那。五曰同鐸。案惟有五名。疑闕其一。昔時越析詔于贈。有天降鐸鞘。後部落破敗。盛羅皮得。

之。今南詔蠻王出軍。手中雙執者是也。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輔曾入朝。獻其一。

鬱刀。次於鐸鞘。造法用毒藥蟲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經十數年。乃用。中人肌卽死。俗祕其法。麤問得其

由。

南詔劍。使人用劍。不問貴賤。劍不離身。造劍法。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煉之。劍成卽以犀裝頭。飾以金碧。浪人詔能鑄劍。尤精利。諸部落悉不如。謂之浪劍。南詔所佩劍。已傳六七代也。

槍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詔。南山谷。心實圓緊柔細。極力屈之。不折。諸所出皆不及之。

# 蠻書卷第八

## 蠻夷風俗第八

其蠻丈夫一切披氍。其餘衣服略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阜綾絹。其制度取一幅物近邊撮縫爲角。刻木如樗蒲頭實角中。總髮於腦後爲一髻。卽取頭囊都包裹頭髻上結之。羽儀已下及諸勳。有一切房甄別者。案此句疑有訛脫然後得頭囊。若子弟及四軍羅苴已下。則當額絡爲一髻。不得帶囊角。當頂撮髻。並披氍皮。俗皆跣足。雖清平官大軍將亦不以爲恥。曹長已下得繫金佉苴。案原本今據新唐書增入或有等第戰功褒獎得繫者不限常例。

貴緋紫兩色得紫後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後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并闕其背。謂之大蟲皮。亦曰波羅皮。謂腰帶曰佉苴。

婦人一切不施粉黛。貴者以綾錦爲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爲飾。兩股辮其髮爲髻。髻上及耳多綴眞珠金貝瑟瑟琥珀。貴家僕女亦有裙衫。常披氍。及以贈帛韜其髻。亦謂之頭囊。

南詔有妻妾數百人。總謂之詔佐。清平官大軍將有妻妾數十人。俗法處子孀婦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吹壺盧笙。或吹樹葉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旣嫁有犯。男子格殺無罪。婦人亦死。或有強家富室。責資財贖命者。則遷徙麗水瘴地。終棄之。法不得再合。

每年十一月一日。盛會客。造酒醴。殺牛羊。親族鄰里。更相宴樂。三月內作樂相慶。惟務追歡。戶外必設桃菊。如歲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餘節日。麤與漢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

每飲酒欲闌。卽起前席。奉觴相勸。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頰。或挽或推。情禮之中。以此爲重。取生鵝治如膾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糲陷之。謂之鵝闕。土俗以爲上味。南詔家食用金銀。其餘官將。則用竹筴。貴者飯以筯不匙。賤者搏之而食。

一尺。漢一尺三寸也。一千六百尺爲一里。漢秤一分三分之一。帛曰幕。漢四尺五寸也。田曰雙。漢五畝也。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幕數計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幕。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別置倉舍。有欄檻。脚高數丈。云避田鼠也。上閣如車蓋狀。

西蠻及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爲墓。稍富室。廣栽杉松。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南詔家則貯以金瓶。又重以銀爲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鐵瓶盛耳藏之也。

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及四聲訛。重大事多不與。面言必使人往來達其詞意。以此取定。謂之行諾。才勺反。

大蟲謂之波羅密。亦名草羅。犀謂之矣。讀如咸。帶謂之佉苴。飯謂之喻。鹽謂之賓。鹿謂之識。牛謂之舍。川謂之賤。

谷謂之浪。山謂之和。山頂謂之葱路。舞謂之伽。傍加富也。閣高也。諾深也。苴俊也。東鑿謂城爲弄。謂竹爲翦。謂鹽爲朐。謂地爲涿。謂請爲數。謂酸爲制。言語並與白蠻不同。

每出軍征役。每蠻各攜糧米一斛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料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出界後。許行劫掠。收奪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輩。用軍之次。面前傷刀箭。許將息。儻背後傷刀箭。輒退者。卽刃

其後。

案此條當在第九卷南蠻篇中。疑傳寫者誤入於此。



# 蠻書卷第九

## 南蠻條教第九

南俗務田農菜圃。戰鬪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剋往來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賚。更無官給。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卽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爲馬軍。各據邑居遠近。分爲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卽罪在所入處面將。

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鞮。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戴朱鞮。鞮。光字疑。朱字之訛。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一人管之。

負排又從羅苴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

羽儀亦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

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支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入見南詔。皆不得佩劍。唯羽儀長得佩劍。出入臥外。雖不主公事。最爲心腹親信。

其六曹長。卽爲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六人。兵曹、戶曹、客曹、刑曹、工曹、會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

有斷事曹長。推鞠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案同倫原本說作司。各有副都。主月終唱。此

字未詳。疑誤。諸曹稽述。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皆呼主者。六曹長有課效明著。得遷補大軍將。

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尤者。得除

授清平官。案原本以除授爲句。今據唐書南詔傳。大軍將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官之文是除授。下應有清平官三字。原本蓋因下條相屬而誤脫耳。今增入。

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量一人。爲內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

兩員。同勾當。

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

行下。亦無商量裁製。

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近年已來。南蠻更添職名不少。

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爲一次上。中雙庶子。案二字未詳。爲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捩。案此字未詳。頗柱。中

斛子。爲一次上。盤槍百轉無失。爲一次上。能算能算。爲一次上。試過有優給。

步卒須爲五次上。站蒼山頂立旗。先上到旗下。爲一次上。轟一丈三尺坑過。爲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

尺。爲一次上。弄劍爲一次上。負一石五斛米四十里。爲一次上。已上一試過。得上次者。補羅直也。

蠻王爲樓。及諸城鎮林邑。但有空平處。卽立木八十尺。刻其上。爲斛子。中閒以墨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

試人持竹劍。去頗柱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柱。中斛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爲下。每農隙之時。邑



中有馬者皆騎馬於頗柱下試習。

每歲十一月十二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谷各依四軍集人試槍劍甲冑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卽有罪其法一如臨敵布陣羅苴子在前に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爲隊如此次第常爲定制臨行交錯爲犯令。

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視有用命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迴具白南詔憑此爲定賞罰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爲褒貶黜陟。

朝廷差使到雲南南詔迎接遠送自數年來緣邕交兩地長吏苛暴恣殺非辜致令衆蠻告冤因茲頻

來攻掠伏蒙聖心徵發大軍指揮期於剋復其容州經管三十四羈縻州案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羈縻州九十二州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定州乃

隸邕管者二十六州隸安南者四十一州並無屬容管者與此稍有不合伏請委安南大首領爲刺史武定州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定州乃

一亦請委大首領爲長吏者踵前許經略使眷顧親屬奏元從押衙爲刺史恐非穩便臣切知故安南

前節度使趙昌相繼十三年緝理交阯至今遺愛布在耆老至境內無事其時以都押衙杜英策爲招

討副使入院判案每月料錢供給七十貫以寄客張舟爲經略判官已後舉張舟爲都護自李象古任

安南經略使案原本作李象右今考唐書李象古爲安南都護恣意貪害遂至徵兵續又有李涿繼之

誅剝案原本派上脫李字今據通鑑增入令生靈受害莫非長吏非人所致



# 蠻書卷第十

## 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

彌諾國、彌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爲壽。彌諾面白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郭。彌諾王所居屋之中。大柱雕刻爲文。飾以金銀。彌臣王以木柵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仍以板蓋。悉用香木。百姓皆樓居。披婆羅籠。男女多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卽擊鼓。男子攜手樓中。舞蹈爲樂。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大和九年。曾破其國。劫金銀。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閣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磚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門。當國王所居門前。有一大像。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尙廉恥。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並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兩相訴訟者。王卽令焚香。向大像思惟。其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災疫。及不安穩之事。王亦焚香。對大像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氎。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著青婆羅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賤則以江豬白氎。又琉璃。罌爲貿易。案罌原本作盟。貿易原本作加。今從新唐書驃國傳改正。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據佛經。舍利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也。蠻賊大和六年。劫掠驃國。虜其衆三千餘人。隸配柘東。令之自給。今子孫亦食魚蟲之類。是其種末也。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時。有一

胡僧裸形手持一仗束白絹進退爲步在安南羅城南面本使蔡襲當時以弓飛箭當胸中此設法胡僧衆蠻扶舁歸營幕城內將士無不鼓譟

崑崙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蠶坯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蠻賊會將軍馬攻之被崑崙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掩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崑崙去其右腕放回

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案此句疑有脫誤安西城樓接界東去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蠻

王善之街來其國案此八字文不相屬疑有脫誤

小婆羅門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見齒蠶越諾案此句未詳

共大耳國往來蠻夷善之信共國案此七字文亦不屬

夜半國在蠻界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其部落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蠻夷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

昆明牂牁界接麗水相近蠻賊曾攻不得至今銜恨之

昆明牂牁本使臣蔡襲嘗奏請分布軍馬從黔府路入案此條之首當有脫文

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蠻賊曾將二萬人伐其國被女王藥箭射之十不存一蠻賊迺回

水真蠟國。陸真蠟國。與蠻鎮南相接。蠻賊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軍卻回。案此篇乃載南

此以下皆別說他事。蓋附錄之文。傳寫失其標目耳。今各低一格以別之。

咸通四年六月六日。蠻賊四千餘人。草賊朱道古下二千人。共棹小船數百隻。收郡州。案通鑑攷異引

爲交州補國史亦同。是郡州乃州名也。

得安南都押衙張慶宗。杜存陵。武安州刺史陳行餘。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安州屬安南都護府。以航船

戰船十餘隻。築損蠻賊船三十來隻。沈溺。臣九月二十一日。於藤州見安南虞候史孝懃。并得兵馬使

徐崇雅信。蠻賊不解水。悉皆溺死。吐蕃鐵橋節度本屬吐蕃。貞元十年。蒙異牟尋攻破。今並屬蠻管。案

蕃鐵橋節度以下二十五字。文義與上文不相屬。疑亦他處錯簡於此。

異牟尋曾詐臣事吐蕃。吐蕃遂封異牟尋西卑賤。案以下皆紀册封南詔之事。此二十字文不相屬。

今不可攷。姑仍其舊。因遣曹長段南羅各同倫判官趙伽寬等九人。與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札。將大

馬二十四匹。迎子弟羽儀六人。沿路視事。十五日至安南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

道排立。帶甲馬六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盛出馬軍一

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排立。帶甲馬二百人引前。步槍三百人隨後。去驛一十里迎接。二十

一日。過吹舍川。首領父老百餘人。蠻夷百姓數千人。路傍羅列而拜。馬上送酒。雲南節度將五十四馬

來迎。二十三日。到雲南城。節度蒙會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馬一十隊。引前。步

槍五百人隨後。去城十一里迎候。門前父老二百餘人。吐蕃封王數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詔使大軍將

兼戶曹長王各直來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尹瑳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二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五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遣大軍將李鳳嵐。將細馬一千匹。并伎樂來迎。渠斂道中路客館。館前父老二百餘人。蠻夷百姓五六十人。路迎馬前。大軍將喻于儉。出馬步軍三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妹李波羅諾。將細馬一十四匹來迎。入龍尾城客館。南詔異牟尋叔父阿思。將大馬二百匹來迎。二十六日。過大和城。南詔異牟尋。從父兄蒙細羅勿。案羅勿原本作四句。今據新唐書改。及清平官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將細馬六十匹來迎。皆金鏤玉珂。拂髦振鐸。案振原本作根。今據新唐書改。夾路馬步軍排隊二十餘里。南詔蒙異牟尋。出陽苴畔城五里迎。先飾大象一十二頭。引前。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鉞。南詔異牟尋。衣金甲。披大蟲皮。執雙鐸。男蒙閣勸在傍。步槍千餘人。隨後馬上。祇揖而退。原曰授册。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畔城。具儀注設位。旌節當庭。東西特立。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已下。各具儀禮。面北序立。宣慰南詔使。東向立。册立南詔使。南向立。宣勅書。讀册文訖。案此條册字原本俱訛。作開。今據文改正。相者引南詔蒙異牟尋。離位授册。次受貞元十年歷日。南詔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慶退而言。牟尋會祖父。開元中册雲南王。祖父天寶中。又蒙册襲雲南王。自隔大國。向五十年。貞元中。皇帝聖明。念錄微効。今又賜禮命。復覩漢儀。對揚天休。寶感心肺。其日樓下大會。又坐上割牲。用銀平脫馬頭盤二面。牟尋曰。此是天寶初。先人任鴻臚少卿。宿衛時。案衛上原脫宿補入。開元皇帝所賜。比寶藏不敢用。得至今。又伎樂中有老人吹笛。婦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餘。牟尋指

之曰。先人歸蕃來國。開元皇帝賜胡部。及龜茲。音聲各兩部。今死亡零落盡。只餘此二人在國。酒旣行。牟尋自捧杯擎跪。勸讓册立使袁滋。引杯醺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噓嘻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面。案通鑑吐蕃謂弟爲鍾南詔服吐蕃時封爲贊普鍾日東王並獻鐸鞘。浪川劍。生金。瑟瑟。牛黃。琥珀。白氈。紡絲。象牙。犀角。越賧。馬統。備甲。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柘東副使杜伽諾。具牛羊。領羣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茂州。自後南蠻移心向化。遂與吐蕃離隙。

伏緣數年之間。當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郵傳殘薄。兼緣安南大中年。案原本作大中。通鑑宣宗大中年。杜棕爲四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南蠻習學子弟。及入貢儀。從人數。南詔怒。自是頗擾邊境。書中所說。當指此事。牟字蓋年字之訛。謹改正。奏請隔絕南詔。往來

通好。謹按尙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本使蔡襲。去年正月十四日內。四度中矢。石家口并元隨。七十

餘人。悉殞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一十四口。並陷蠻陬。臣夙夜憂憶。本使蔡襲。行坐痛心。切以蠻賊

尙據安南。今江源併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既陷。以海門鎮爲行交州。不

與發遣。并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臣以南蠻從古及今。凡虜掠諸處百姓。夷獠隸也。處

則貴江源首領已下。知其配隸之事。固惜副卿。必合戮力齊心。共禦蠻夷之殘暴。案臣以下五十一字。文義未詳。且不相屬。

當有脫誤。

又黔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柘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祖乃盤瓠之後其蠻賊楊羌等云綻盤古之後

案綻字有訛

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是

案若字有訛

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

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爲蠻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

案以下六條又附錄中旁及之文今

再低一格以別之

謹按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戎寇吳將軍爲患其侵暴乃下勅曰有人得戎寇吳將軍頭者賜金百鎰封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犬名盤瓠後遂之寇所因嚙得吳將軍頭來其寇遂平帝大喜因以官爵賚賜犬不起帝少女聞之奏曰皇帝信不可失深憂犬之爲患帝曰當殺之女曰殺有功之犬失天下之信矣帝曰善乎因請匹之帝不得已乃以配盤瓠盤瓠得女負入南山處於石室其處險阻不通人跡後生十二子六男六女自相匹偶緝草木皮以爲衣服帝賜以南山仍起高欄爲居止之其後滋蔓自爲一國

案此文與今後漢書南蠻傳不同

按王通明廣異記云高辛時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

怪之棄於道下七日不死禽獸乳之其形繼日而大主人復收之當初棄道下之時以盤盛葉覆之因以爲瑞遂獻於帝以盤瓠爲名也後立功嚙得戎寇吳將軍頭帝妻以公主封盤瓠爲定邊侯公主分媿七塊肉割之有七男長大各認一姓今巴東姓田雷再向蒙夏叔孫氏也其後苗裔熾盛從黔南逾昆湘高麗之地自爲一國幽王爲犬戎所殺卽其後也盤瓠皮骨今見在黔中田雷等家時



祀之。

巴中有大宗。廩君之後也。漢書巴郡本有四姓。巴氏、繁氏、陳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黑赤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繁、陳、鄭三姓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令乘土船下夷水。到鹽陽。約能浮者爲君。務相獨浮。因立務相爲君也。遂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請爲留之。廩君不許。神女暮來取宿。晨則化爲飛蟲。羣蔽日月。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射之。天乃開朗。廩君方定居於夷水。三姓皆臣事之。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及惠王并巴蜀。以巴夷爲蠻夷。君尚女。其人有罪。得以爵除。出賦二千一百萬錢。三歲一出義賦。一千八百錢。人出幪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緞也。案此文與今後漢書南蠻傳稍有異同。

巴氏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後也。按華陽國志。秦昭王時。白虎爲害。多傷人。乃購之曰。有殺得白虎者。封邑千家。繼以金帛。於是胸忍夷。廖仲藥等。以竹弩射之。中而死。秦遂刻石爲夷人立盟曰。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不論。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遂因號虎夷。一名弦頭。剛勇頗有先人之風。案所引華陽國志與今本文稍不同。

按秦紀。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一夫兩妻。號曰左右也。是故左思蜀都賦云。剛勇生其方。風謠尙其武。

按夔城圖經云。夷事道。蠻事鬼。初喪。鞀鼓爲以道哀。其歌必號。其衆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俗

傳正月初夜。鳴鼓連腰。以歌爲踏蹶之戲。五月十五日。招命騎健。畫楫圖舟。十船同角。千人齊聲。唱鼓扣舷。沿江騰波而下。俗三月八日爲大節。以陳祠享。振鐸擊鼓。師舞爲敬也。

夷蠻居山谷。蠻卽蠻之別名。巴夏居城郭。與中土風俗禮樂不同。

雲南詔蒙異牟尋。與中國誓文。臣今錄白進獻。

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崔佐

時。案崔佐時乃章阜所遣。西川節度巡官不可直稱節度使。疑有脫文。謹詣玷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

請降臨。永爲證據。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川都督張乾陁等。離開部落。因此

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洽和。爲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册牟尋爲日東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

去貞元四年。奉劍南節度使章泉僕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

招諭。兼送皇帝勅書。遂與清平官大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矢天地。發於禎祥。所管部落。誓心如

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揚大和眉等。賚僕射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爲漢臣。啓告祖宗

明神。鑒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劍南西川節度使章泉僕射。遣巡官崔佐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

變。謹請西洱河玷蒼山神祠監盟。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

兩利。卽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衆。討伐吐

蕃。無不尅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漢界內田地。卽願天地神祇。共降

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滅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准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通之後。更無異意。卽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無疆之祚。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使不爲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率衆官具牢禮。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計會。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然吐蕃神川崑崙會同已來。不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爲界。歸漢舊疆宇。謹率羣官。虔誠盟誓。共尅金契。永爲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隨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誡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

某年六月二十一日奏狀。今謹錄白獻進。案後題貞元十年奏狀。而此其年亦刊削不盡之文。

東蠻和使楊傳盛等。六月十八日到安南。齎蠻王蒙異牟尋與臣絹書一封。并金鏤合子一具。合子有縣有當歸。有硃砂。有金石。東蠻國王是故雲南詔王閣羅鳳孫。姓蒙名異牟尋。遣前件使齎表。請闕於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牟尋與臣書。遠陳誠懇。并金鏤合子一枚。其使味言。送合子中有縣者。以表柔服。不敢更與爲生梗。有當歸者。永願爲內屬。有硃砂者。蓋獻丹心向闕。有金者。言歸義之意。如金之堅。

又言蠻王蒙異牟尋積代唐臣。徧霑皇化。天寶年中。其祖閣羅鳳被邊將張乾阨讒搆。部落驚懼。遂違

聖化。北向歸投。吐蕃贊普。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遠懷聖化。北向請命。故遣和使。乞釋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遐阻。伏恐和使不達。故三道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傳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異牟尋所理大和城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其和使楊傳盛。年老染瘴。未得進發。臣見醫療。候獲稍損。卽差專使。領赴闕廷。其使云。異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願棄豺狼之思。歸聖人之德。此皆陛下雨露之澤。及外夷故蠻。徼遐荒。願爲內屬。臣忝領蕃鎮。目覩昇平。踴躍忻歡。倍萬常幸。右蠻王與臣書。及金鏤合子等。謹差十將李茂等。隨表奉進。謹奏。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安南都護充管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工部尙書。御史大夫。臣趙昌奏狀。

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請歸附聖唐。願充內屬。盟立誓言。永爲西南藩屏。臣今於安南郡州溪源。首領耆老處。借得故蠻王蒙異牟尋誓文一本。安南都護趙昌。貞元十年奏狀白一本。伏以故南詔蒙異牟尋。嗣孫惠龍。不守祖父留訓。旣違盟誓。自掇禍殃。尙未悛心。猶恣狂暴。全驅蟻聚之衆。攻劫邕。交之人。五載興兵。三來虜掠。願生靈之何負。受塗炭之苦辛。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錄蠻界程途。及山川城鎮。六詔始末。諸種名數。風俗條教。土宜物產。六賧名號。連接諸蕃。共纂錄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節度押衙張守忠進獻。今臣謹錄故蠻王蒙異牟尋。貞元十年誓文。及趙昌奏狀。白隨表奉進以上。

# 蠻書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一卷一百十行按本書凡地名及人姓名多用矣字在首八卷三十八頁厚謂之矣讀如咸此矣字音義或與彼同

三卷十三頁四行蒙舍川即蒙舍州又見五卷

四卷十八頁五行作四百里疑當

五卷二十四頁八行按三卷十二頁施浪詔之主名望欠此云望父未知即望欠否 同行按豐咩為豐時之弟其孫名皮羅邏豐時之

孫悉誤

七卷三十一頁九行官蠻依上文當作蠻官 十一行初三月初疑當作二月初此言蠶生之早也

十卷五十一頁八行注南郡蠻傳

五十二頁五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此八字有脫 五十三頁十一行石當作右屬下讀按下文言合子中有金者云云並不及

石是其證又言右蠻王與臣書一段與此言右東蠻國王一段文例亦同

## 附補校

一卷三頁一行渠藍趙按二卷七頁五卷二十四頁並作渠斂趙斂與藍蓋一

三頁七行黎州上堂有從字與

二卷八頁五行與東瀘下當有水合二字句法見下文○源出

三卷十二頁三行按時之豐時之子亦當名時羅鐸說見後五行按本書所載六詔之君大率連三字累世相承

遞嬗以此推之豐時之子當名時羅鐸子名羅望子名望羅

四卷十六頁六行揚當作楊與下文楊忠義當是一人十九頁十五行无注同

五卷二十三頁十一行牌當

七卷三十五頁一行龍足二字未詳

八卷三十七頁五行裏當

十卷五十二頁一行騎健疑當

蠻書校譌

一卷四頁十四行至字誤本字止

二卷七頁八行注書唐誤原本唐書

三卷十一頁四行白巖城○按四卷十八頁六行亦作白巖而三卷十一頁七行五卷二十三頁四行二

行又皆作白巖城詳玩三卷首頁文義白巖白崖均為時傍所居  
未識一地有二名抑白巖均當作白崖否謹附識於此以俟攷  
八行此走誤原 十二頁十

一行徒字誤本

四卷二十一頁一行義字誤本

五卷二十四頁三行街字誤本 二十五頁三行襲無此字原本

六卷二十七頁十一行其城誤原本 二十八頁四行故城誤原本 五行南字下州字失一寧字 二十九頁七行

向字誤本作尙

十卷四十七頁八行按江尋二字應倒轉 五十一頁十五行為以誤原本

